或

朝

文

渔

到 朝文 進 卷十五 目錄 候七乘官江西廣信府同知有孝思堂县	暖雪亭記	退思堂記	息心亭記	送巴友嵩序	西江唱和詩序	李利斯自吟草序	汪介人文集序	盾 位字與山就止庵江蘇無錫人嘉定嘉順治戊	烈婦王氏志略	王都閣收嫁難女記	到王音타宫爾序	李念惠子心時間如存於西理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己	老十五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u>:</u>				
即中年前主印集	と		چار ا		Б.		四)							

一口忠即公傳	送祭城沈侯序		かがか	念論中		禁方寫字子吉號的場江越崑山人順治己亥一甲三名進		禁映稻华强道值及往乱本的節帽工部右侍即益忠節		管事崔光生墓站銘		徐元文甲一名進士官至大學士有含經堂集	贈永和孫明府存	論子雲奇字	
11+11	11+	ニナ	十九	ナハ	ナセ		ナ六		十四	ナー	ナー		光	九	神事本事

日锋	黄靜庵政餘輯略序	杜公署黎歸治序	吳 典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順治己亥進士	石隱楊先生傳	河志自序	曹玉珂字陸海一字禹疏陕西高平人順治	•	修學官記	王又曰治己亥進士官給事中	吳維申萊稿序	西堂雜組三集序	新安接氏族譜序	立孫通字長門浙江海鹽人屬治己亥進	封吏部主事顏先生墓表	郭君傳	の対すがするながらない。本意などの主要をできればなる。可言なのでは、「ないでは、「「あって、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ない」」とは、「これになってはないになっていない。
中事	ミナニ	=		二十九	ニナカ	 	ニナハ	ニナハ		ニナセ	ニナ六	ニナ六	柱堂集	二十四	ニナニ	では、これできたとうではない。 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きた。 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

			荆關権事記	遊釣臺記	東山巌記	軍陽山記	魯小秦遺集序	鄭日奎守次公江西青溪人順治己亥進士	六組論	王 我子仲威既任房山東站城人順治己	· · · · · ·
			ニナナ	三十六	ニナ六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四		國學林報和印

授徒自給時以詩酒寄做耶事干調即里中富貴人的非其鄉好奏好賴不肯與之 梓而傳之子盍序馬且曰其人甚高本世家子。其先世及叔父皆高第翁少時才名 到 住遇親清癯孤立望之若仙兮其年八十有八猶無癃憊相其或有得於道者采余 尤者領終死於命不得少酬其志然雅甘澹泊卒無競心家貧至無四壁依茅三極 歎息其所為文則其文之傳轉為其人之不幸也無他其人而德部行高則其言 浮音虚響悉棄之之語。余益情然數日、凡浮與虚皆假於外者也此之移去則其所 日是可傳矣因取其詩及其所自為序讀之詩大端皆率性情而出序有取前此之 不能坦然明白。幹然融貫故凡論言者必先其人濟南劉玉音都者也会未嘗識其 本諸性情出於誠然易直而明顯的非然者雖認為仁人高士之言終近说低曲而 文章一道其作于一時傳諸後世而不可磨滅者雖不盡以其人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五 亦不久即久矣而後之君子。每誦其文或及因而訾託其為人 存者悉本于誠然而非說馬為之者矣光以翁生平志行高潔質而不姓至老而不 。此群職用居成落過京山家遊馬兄明府以是編相示曰此吾州劉翁詩吾将為 阴 劉玉音卧害藏序 文涯壓卷十五 、市政岛自 经工業人 P

信父母來迎當有辱報民云我非望報但生涯一葉草塵半閒置汝其中人必猜報 常衛王公君子也好行其德必能全汝女首肯故民夫婦今同載以來民先詣治前 官結治則沒我皆受累矣女日翁處既不可,抑思善良有力之家可轉送收養乎民 日人難深信非畏累即計財貪色倘以為側室或轉當求贏利是我實負汝矣今守 浮水面人盡沒妾獨以擊在尾出水上不死流至此三日矣前若再遇至寒餓死矣 今遇翁實再生我旋解身中所餘舊珥見此民不受女日既活我盍攜至翁家俗寄 别門有老漁伺于外進且却公調其歌魚也呼之乃前跪曰民前日捕魚荒洲聞呼 我眠王公家裕以都闘守常德衛事多惠政軍民信之康熙二十一 教藝堂之乃一女子縛覆舟上急往解其縛飲以湯徐問之乃日。安本南南張氏士 亦有可稱者哉雙庵明府居官不以名利介其心所勤勤表章者乃在篡叔窮老之 少藏非有得于內以養其心為能毅然坦然若此此固不必其詩而後傳也况其詩 風防求死不得師施從馬上縛來及登舟復縛之舟尾次桃源白馬渡風逆舟狼横 士亦可與之並傳矣兩者皆余所樂聞而楊花之以風乎世者故為之序 女年十八避亂山谷大兵克道按獲欲肆辱。安朝是毀客堅拒獲免猶百計寫者 王都圖收嫁難女記 こ上に 一年夏偶至底中

意語之趙為日此殆天緣矣乃言周於數月前夢授職歸拜香火堂都不見一切神 在兵馬中。附範凝然問之以遭亂故猶未字。公乃與夫人令女拜為父母而手持 位惟小屏上硃書一天字。入內拜其尊屬則見一女子持紅絲侍側飲食甚盛同飲 肯言歌然而去正公既蓄女同己出义数因人寄信其家卒無人至心念女年為長 夫婦二人並無子女一簑一笠終老煙波足矣的不望報於後何用知姓名為終不 不得通因何於此果得見公亦此女之緣也正公立命家人迎至則端潔婉好雖 金出給漁者漁日公固好義民亦非為利者堅解不受問其姓名日民今年七十 故友之子女者古有之矣若不知谁何之女而養之嫁之擇配備禮抑有難馬王公 中無二乃拜求執柯王公欣然報允既定遂擇吉日納聘以女歸臣侯云嗚呼婚嫁 調授官必得上 個懷即意屬馬叩之尚未婚及他日再來遊留飯同坐有趙某者周中表兄也公以 欲為擇配會有貴州武舉原指常衛人用名臣侯者來常礼祖晉謁王公見其少年 首為王公王相與剧醉讀史通至東漢奉嘉妻小傳而居次日以夢告我等者相覧 ALTA LILY 今我作合故盖此反自岳陽來公雖與父游亦不知其字公丑周就視公玉就與夢 明語罷又一友荒呼曰王姓非應在公乃我也我姓固王字公王夢中先得之天其 . 1 .mus / 2. 1 . 1 |缺授後當東有締婣之喜豈如先有此遇而我公之姓又適符所夢 甲

賴則皆天也至臣侯威夢而聘公王應夢為姓尤其顯著者世之威也王化行於下。 烈婦年級二十。號踊期必知父母諭以撫孤之義乃強飲食弗哭泣民和雖方伯後 善四年而民和病且甚然婦日夜侍樂物飲食惟謹子方幼牵其務然婦揮之日公 氣數使然天亦勿能這與今叛亂俱平車書混一。 在乃有而母父去誰為而母者以義絕處志見乎詞其言甚悲人弗之覺也民和强 者與不然何匿名之深耶天能福善福淫于都亡国厄之中而不能使世之不能豈 者成思致身朝廷策名竹帛野無遺賢也今桃源漁子始亦賢者遭亂而隱於釣綸 而先後無所取皆可以風矣其間因緣際食覆舟以致强暴之誅被縛及為全生之 施德於不相知之人張女以九死全其身。卒得正理滅人牧女於死亡中引見王公 **國朝文** 国 聖天子明義行仁。此事固宜急為表章以備採聽獨是漁人深自韜晦使人徒想望 家故貧當考功公捐館時分烈婦皆二百金固辭弗受日散髮之人馬用此為布衣 烈婦王氏山東海南府新城縣人明考功即象看王公女歸邑生員徐民和生子元 高風並不得其姓名而稱之良可惜也夫 時女子。桃夭着孫曾無有婚姻失時之數况流離軍中夫死全生子且懷德的行 烈婦王氏志略 要 老十五 國學扶榆社印

私記其略以待後之善善者 善之處又明年以惟科無狀罷邑乘之紀載非百事矣而章善之心則弗能自己 疏食日撫孤而教之有違必加詞青已復慰藉之以母代父嚴慈並至以此元善年 京為士林重元善雅善詩古文詞抱道自城遠近慕其風當願見不可得烈婦以考 矢不辱死馬稍定邑令以其狀上之郡郡轉達直指公將疏於朝實華代展元善痛 年矣至則求所為已來者而修輯之不可得然從邑人備聞烈婦事明年乃得式元 隱德而表章之雄守令之责余以康熙戊申改官來新城去烈婦死之歲三十有 其母以烈終而不復可得在也逐更名後字東職捐幸青稔不求仕進終身守其意 **炒各心力竭矣此後汝自為之子午寇至邑破元善尚在城頭郡兵突入其家烈婦** 十五即有聲厚序又二年乃娶婦拜堂下烈婦始大動出聲曰不圖今日得見汝成 功為之父民和為之夫元善為之子。身能捐生完節以還其所生人傑也數哉邑有 前新城縣知縣李念慈曰考功王公為一代風雅之宗民和雖不遇於時而他行文

當頡頏於震川孟陽之間不止如子美與嚴鄭公已也 **丞幕府如杜甫嚴武故事常獨攜劍芸走數千里聲氣子合而介人名在中州其詩** 替以老可勝歎哉及讀其詩文奇恣名既婉轉悲凉抑何此也異日者縣其書國門 起嗣其傳者非介人而誰數或日介人持學鴻詞自當珥筆承明天子今尚書給筆 其傳。三吳亦間不世出其可傳者歸太僕震川程處士孟陽雨先生耳近代名家蔚 作。益沈雄高龍不隨時好尚町思向者樹幟文場結約四方名士已若隔世事而介 琴飲酒一二石不醉面目着紫鬚眉深黑抵掌談天下事嚴然在長洲會酒時所者 文又一變甲寅春。余歸自河朔曾介人於疁城之南前中葛極偃息竹林下。彈棋撫 悲歌以文章自娛樂處笑睡罵筆錚錚有聲其為詩文始一變又數年則出入大中 東南户外優滿父之數奇軸下第又以員氣激切為仇家所陷卒免於難住住縱酒 余者籍疁城得老友一 礼鼓吹風雅否則佩符印懸弓夫據鞍躍馬出入奇險立功萬里外乃抱膝長吃抑 之詩文又一變嗚呼介人之文其足傳於當世何足怪也然詩文自古及今必有 入為人。拓落慷慨有英雄本色心竊異之是時介人執牛耳、主盟會壞坛文學其 、

文集

字 人為汪子介人云歲度寅余方弱冠會酒於長州西里萬見

国南江国一港十五

與時時言語而况工於詩如剩齊者哉剩齊為人俠諸高傲自氣器落亦不屑屑於 李子朝為以詩名者四十餘年子之得交剩新也二十有五年。余不幸早遇未能 夫無有能詩者與言詩亦不能樂棋擔當二僧可與言詩然相隔在數山外亦不得 且老善飯益工於計甲寅余倦游歸里復會剩屬於眼相與酌酒叙寒暄語十四年 噫填剩齊傳矣然余聞剩齊議論不合於時常以口舌得福為怨家所中今則齊年 之而不解所謂者今請之如置身於梵淨紅雲昆明羅漢雞及諸本絕非人間所有 憂時玩世鬱塞不平之氣亦於詩子寓之今其集曰自吟詩草此余二十五年前讀 該而其詩益工為前輩程孟陽所稱話四十年來每遇文壇酒社聲伎與會豪樂其 **跡凡三萬餘里其閒日月星長山川人物烟雲風雨以及酒人劍客文章聲歌奇險** 人四年入滇湖昆明池上羅漢難足諸峯又五年涉河朔壁楚蜀齊晉原趙之塩足 爾能詩至求其所以工批則未有當也歲壬寅官游點中。過洞庭登梵淨紅雲諸鎮 盡讀天下書遇事軸茫無以應客有舉詩相示者讀竟朝不解所謂故數年來如剩 怪幻無不萬目而敬觀者植事之眼住住得盡力於許然窮邊極塞見聞孤恆士大 開萬里外事悲喜交集夜分不少体其精神意氣仍不減於二十五年前因念暇城 李剩蘇自吟草亭

17

國學扶輸社印

時清霜緊電畫棟珠廉看不可問然落霞秋水的浦西山插依稀想見王子安揮毫 图明之重 第七五 廟越彭泽污都陽望匡廬五老華路路於舟中者累日月因得根所謂滕王閣者當 詩今乃復有西江詩矣胡獨於此乎序之先生日西江固天下山川與區也今戎馬 游臨安客錢塘登飛來華萬松嶺恒芒展獨步至湖山所然有得日入而返作西冷 先生最樂作潞州話後二年歸里国頓於食指凡質衣被重者之詞作歸里詩已復 山右也圖書滿粉越墨環列喜游五龍百谷間時時有歌妓數人操終竹而前是時 亦日以富子盍序之余咲謂先生日先生之詩多矣余何從而序之否記先生之在 飲酒時也先生顧謂余日時無子安名亦不願地之以人傳如是余踪跡所之為詩 余左遷度州司馬偕幼圃先生買舟而南壁石門采石諸磯登青山大白三間大夫 皆王子安乘長風一日夜走七百餘里批洪都作滕王閣序至今人成稱譽之甲寅 水間復相與論詩如今日否也使樂樵擔當而在當以此詩質之 并述其聚散之年月如此嗚呼剩齊再二十五年後其能招我於九龍山下五湖煙 窗下剧談而呼受者獨李子劉爾在耳悲夫此後握手。不知當在何處因為叙其該 士氣消耗老成酒謝無復囊時風景太息者久之而靈光魏然白昼種種都對北 西江唱和詩序

世子、八日山 ライコ 虎啸被暗雨岸鷓鴣聲切切增人堪感吾兩人天涯風雨呼酒高歌每得一詩就相 丈夫當為 **駿馬可謂逸矣飲則旨酒蔗凝食則点其顧鯉可謂甘矣而友嵩志不樂此以為大** 受之而不辭此非其不近人情也以為不如是必不可以為聖賢為豪傑吾於袁州 夫人之情算不惡勢而喜逐厭苦而嗜世就其權在乎无而不在乎人故勞者有時 我因遂以先生所言者序之後之請先生是集者見其意氣豪逸聲調激揚當為起 朝廷馳驅萬里立功海外楊名於後世奈何守陷前盈尺之地同應應轅下駒子。甲 遇一異人馬及嵩先生是已及嵩以從龍之臣歷官儀部居則廣厦重相出則安車 為豪傑者則不然與之逸而不敢逸與之甘而不敢世凡天下之最勞與若者則安 者天住住巧以坐困之使悔悟其所為然人之心終亦不信其如是也惟能為聖賢 母及論其時世長夕戒途支離憔悴當亦悲其所遇之窮無然一太息者也 在郊带甲戈子。震驚數千里人民流離所歷城邑村市皆虚無人煙兼之怒濤駭浪 而逸苦者有時而甘然人之心不信其如是也則從而强馬日夜所以謀其逸與甘 視而笑不知世上有兵革事使子安處此當更有難為情者是不可以無丈也余日 送巴及嵩序

烈 之并為序其本末願君毋忘珠泉亭一 者而景其人也吾不知其心果能息與否但能求其心之息而以名其亭吾知其心 未然無不憔悴經營求其心之息馬者真矣即有高世華落之行不能歷久不繼求 上而公卿將相下及編氓傭販之徒日役役於富貴首賤得失憂喜蠅附種逐希望 安余國天下之势人也而及嵩顧喜與之交似有取予其勞與若者作長歌行以贈 其心之能久息馬者抑又寡矣尋的余徵君存泰其有道者耶吾聞其所為息心亭 布。所為聖賢而聚傑者其在斯人耶宗服官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不敢求一 寅卷漢南蠢動卷楚驗然 荆岳長沙頭耳用兵尤極困憊上煩 **巖禪院飲珠泉亭與余談竟日不倦尤博通經史滿溪百家言雅好古琴書梅書之 感其賦性高簡不與物作。踽踽然一儒者也及其馳節疆場能上馬殺賊下馬作審** 計解程凡三萬餘里嚴人酷暑晝夜不少休具势也至矣兼以洋鄉醴後朱洲 古張良以為極者的友富處之治然若不知其為勞苦者丁已六月週袁州寫化成 室屬及爐道無行人而上逆竊路出沒無時行者俱有戒心故凡住長沙者無不咋 尺子爱如大同咖温奉 明之重 卷十五 息心亭記 詔命住長沙獨友嵩隨之出入自京師抵楚界住 一日話也 P 义 日之

或世之為國亭主人者溺聲色面酒食以勤於求死此心質質為不知所住以視夫 義也聞之易日品進而不知退月幾望君子在山。旨故言子。夫士君子閉户諸書字 處放授君指繪口述則歷歷如在目前忧游兹亭因思六詔一隅自楚將軍莊路略 定以來幾千百年其間宫閥壮麗城郭巍我園林臺樹之華传成衰與壞尺幾易又 達克蘇出而臨民固有以仕為家老而忘返者妄鳴呼其亦未思乎退之義也会服 武陽府治西有隙地一畝舊有屋三楹余葺而新之城其左楹題曰退思取補過之 徴君之息心亭其於人 俊枕龍蟠南有瑶鈴北有恩梅花竹参差林木深秀亭之大略如是余雖未經游其 **瓦礫中。做君復於屯中鳩工度木築而新之今冀然而四堂者息心亭也前迎流水。** 做君近日起居而得其所謂息心亭者喜的府城西有果馬里里西龍蜡山下前後 村無雜姓其祖仰奉公於屯左惡春雷山房數樣曾土冠竊發昔日之堂盡在棒并 之必能有息超出尋常人萬萬無疑也做君有子曰萬以鄉進士授教武陽平因訳 官萬里戰年來飲食夢寐都在山光溪色中其間問歷情狀博觀物態亦已領略週 退思堂記 j 人對不肯何如耶俊之游是亭者尚其思徵君之所以名其亭

時相聞以食居其中、陶然嘯味。這里田曉舒然新綠流樵雜沓朝暮住遇煙雲聲減 樂此退思之義也堂之南有青山萬重膏殷散千越城郭人民數百户。而寺院鐘鼓 今日之所為退矣故記 視此高城清幽了無俗事其隱於朝與隱於鄉者異耶否即則異日之所為進者正 不可名狀而時有丈人快士一登其堂相與唱和論文悲歌慷慨跳跳擊劍以為樂 不自知其身為五斗所求總在海南萬里外也因思吾江南九龍山下有敢儘在問 未白將孳孳求進不暇很云退乎哉余曰不然夫日中必是月滿必虧山高則削 半每几坐静思生平。北心向住輕意做世嬉笑怒馬于龍辱得失愛憎取舍不無懂 三関月始入蘇衙舍壓積寸許凡几席茗碗飲食坐卧之具都無有從者依然 康熙十有三年甲寅止養酯岱左選於婚為郡司馬自江南買飛溯河而上 祭諸事,無日不撄之中外,求其優游朋放風事月掛佳樹名卉,父子兄弟良明勝為 酌酒相對恰恰复樂而無歎息之聲者百年中曾復幾日。余竊不自量願退而求 滿則溢自然之理也且人自少壯至老其閒風雨晦明憂思围苦離别死生疾病弔 摄皆未思夫退之義也故題是堂以自做客哂之日子年未四十。功業未就而親最 1 暖雪亭記 P

此而 國南文區 地名十五 多而青皇老索者日不足則怨尤所集行且為射的矣此其禍軍復有量耶今得官 於此事少而心安刑清而多服吾所得為以便於民者吾為之吾所欲為而不得之 物以償所負不足第中親知無不咋舌張目予獨獨喜倘余在滔年益於罪戾日益 悉家者無算竭終歲所入不足應其求則不免舉責而慣所欲得者其都中大獨侧 及至路枸陽自守如在滇時末期月而京師故人通問遺者月以數計上下之青望 者處其貧無以為養且哀憐之然音問隔絕者十年。余雖為得以肆力於詩酒甚樂 處其脫調劑軍民無用各或時買題布。備工人力耕數項為俯仰計規知之在江南 居民健兒屯聚呼唐癸者以萬計諸蠻哲長各雄視一方。頗縣得難制吾以舜儒子 子何言之遇也夫憂患常伏於所喜而安樂每生於淡泊皆余之守武陽也城市無 人得罪部議刺史例當賬撫軍疏留不報余重檢其圖書古畫及轉響几硯玩好之 目磨牙百計思所以去之當是時人皆以為樂也而不知其憂未幾縣吏以失察逃 過貶秋來此縣吏託疾閉門不一通謁視官如養瘤君獨無不平於心者予余日唱 而亭曰暖雪旁可植花竹讀書其中心甚喜名笑曰君須都八年矣。一旦以屬己小 余見聽事在隙地數文牆外四圓多複道庭有苦梅柏各一本青型可玩有養真然 人以為處既而我滿量移路州客皆質予私自念家世清白更惴惴不敢越檢

763275		(Adamsolace	unicasi (i	and the	de trapper		a sulvence	Erenania.	ecersi)		m), knyesi fa	адинскајет	am of the last
Ŋ			į						馬工	狀	編化	終資	老
月									(A)	- Ne	THE STATE OF	從	曲
-									故遊	本前	数以	洪所	成
									梅之	東莊	函曲	背水	之。
									经	ずる	櫚	な	白
***							į		古後	沙米(拠	势	在
月之里一彩十五		j	<u> </u> 						馬吾也故並書此以告後之人	狀所云采的東離下。悠然見南山者曾異是耶前之官於是者多名	編竹為树以園曲欄雜刈諸花竹堂雙江以點目起高華而神怡部	終夏而無所首求於是予無太守之處而有丞之樂歲十月命夫非	者说曲以成之則吾之在蘇與在海在昏無以異也諸大吏又多於
									,	上	村岛	许小	在海
										富	变	人	在
										費人	ルス	有	無
	•		ļ	ı						斯爾	路目	水之	以異
į										沙恒	超速	樂造	也多
					į		:			公谷	奉	143	太
										苍者	构神	命	义义
										多矣	治朝	天投	多賢
122									 	亭	斯分	脚	李
1										公公	斯	選	冷
1				:						能	露	東	苍官
A	Felician I from Accordan		77/11/10 7 1	2 mary Short	Sales and the sales	North Printers	Translation			樂	萬	域。	

国月七里一大十五 夫書之是其大節所順已為千古口實昌黎一代名儒方将者書明道以自職於聖 賢之徒然且嗣幹大夫於孔孟之後以為道統之所由寄也此決知其言之遇也予 子雲之才看不出韓子上也此可謂平論矣且子雲剧秦美新其卒也細目以祥大 從來所未有而其理反精於易者乎柳子厚曰韓子過推子雲韓子特不為子雲耳。 歸即以鉛鏑次之於裝二十七歲於今矣吾意子宴所謂奇字或即其異語之問於 莫大乎是子雲好事取人世不經見之字以枝奇弟說使孟子而在息都說以正 經勘破正所謂以其艱深文其浅陋者也不然安有四子經書之外別有奇字可開 人者不過五方侏儒之音選乎其地而不可以相通字則奇矣而意義了不異人 嘗散老泉之得孟子太淺而昌黎之視子雲過高此子雲長楊甘泉諸賦司馬班張 日。天下上計孝原及內郡衛率會者雄當把三寸弱朝筆獨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心。吾未識其去取何如而昌黎乃嗣子雲於孟子之後抑已過矣當者雄答劉敬書 之流耳至太元八十一家言率多奇字。侯色稱其理精於易予於此注乎未有所得 孟子道德之儒也而老泉但取其文章楊子雲文章之士也而昌黎過推其道德子 何敢妄為唯黄但四子六經其義揭日月而行未嘗必以奇字為工也而天下文章 論子宴奇字 P 侯七來

須有之事子。網目之書何以略不假借也存之以俟後之博古而尚論者。 之日、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夫然則劇秦美新母亦莫 持一鼓而子雪雷之比其心行卓卓應不在稱功領德四十八萬人之中也再考潛 又聞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 居錄云子雲恬淡寡巷心賣文自贈丈不虚美人多思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提筆益 遠在三百里外其得至於廢人之耳者黃亦解矣一日里民其等忽扣扉而言日春 国東ラ巨門オーコ 予自歸里以來為土室之袁問為桑下之杜生戶外事絕不通聞沉鄰邑長吏之治 己者非原而才且患不可非康不能安其貧非才無以起其敞非惠無以拊其疾告 **眉曰汾去永三百里不能悉其詳然聞其僻處深山地荒而俗陋土瘠而民貧吏此** 親維周孫公以縣正赴部謁逐益得平陽水和其地方風土。吾子亦當聞之子。子楷 於其素者予乃雖然日是可以質矣於水和丹何有速今壬戌則公並任已間三載 邺其流亡。天生日此三者皆不足以難我接公也盖公之康而才且惠確乎有可信 憶戊午冬時關西季子天生於都門文章意氣甚相得也成迫除天生過我同其內 贈水和採明府序 人受水和邑侯之思願假一言以表區區子日異哉公之政乃能施及於治之 國學扶輸社印

忘也予于是始數天生為不阿所好而公之原而才且惠果能見之行事也夫勒益 楊者也公他日見天生其亦以予言正之 天生信于其索而早決之益仕之初也子杜門部攝不及登公之堂見公之人然向 為力至於珠連載道囚擊滿區困于飢疫斃于笞掠呼天搶地若罔聞知則不可以 國阴文運一卷十五 也因天生以知公今也因公而信天生之言則公之廉而才且惠固予所樂得而道 為惠如公正首犯以敬其莫釋無干以縱之更生是惠也而廉與才實俱見於此官 作吏一事耳然今之為吏者以扱誣為奇貨良民稍有衣食一經里累謀求百出則 民光因細詢其此乃知此輩皆為盗所誣公康其無而概子申義再造之德感而難 不可以為康吏事干功令憲檄行查。幸襲引養鮮能一力擔當為民請命則不可以 **图学夫的土口** P

夫無以異計公督秦凡十年其章疏確然可傳者數十百事而總其大要則有四端 見月上重一を十五 帝壁所深注既而逆徊擾害河西把我五州公密疏上禁旅以身當其極不二年五 疏見示字為之序。全及覆展讀見其所以異 廟謨遏散略者與所聞於秦之士大 卷盖三秦古所稱與區神是形勢族天下最勝而其時聞賊根株竄伏未能盡去又 国原與安諸處隨時應變固已為 其始至也以鎮靜走賀珍以寬大定胡守龍劉天亮之亂以奇兵收龍安以正兵平 聖人必有勘定之才以佐之其遇合誠非偶然也兹者辛酉之秘公之今子以公奏 人凡所設施有非意量可得而窺測者因數天生撥亂之 先皇之妙蘭重臣而界之以重地也会住成己酉。于役關中。秦之士大夫為言李賊 命而東六戰皆平之遂因兵威劉滅延慶保安道海始旋師向秦與屯田議戰民以 州復歸戎索其年晉中亂作賊破蒲州圖解州而以運城為之窟公率乘勝之師也 肆虐娶 巴蜀弔伐之師必由山南一綫通之宜乎 孟忠毅公奏疏序 本朝勘亂時事因稱孟公始以總督之節來造奏形其機智明決膽略絕 國家典故見定鼎之初諸路督撫類皆得人而總督陝西孟公心亭為尤 徐元丈

世界、江下山野、ランニ 忠為國之臣其心跡明白磊落愈久而愈為人所信須庶幾乎追蹤前政相與題勉 **基叛既除太平可立埃封疆大吏方有輯爾之責否故亟標公之奏議以行使知公** 計者何至如獨者淫原漢川之間勢成沸養歷久而後能定之子滋賴 廟勝之書 見效空底於成功而無所與嗚呼公之能不負所委者如此余觀陶長沙都督荆州 戰勝則如立馬伸前避避乎揮光以進也其言大而非夸其事實而可按故能算計 為規取全蜀之策馬至今節其封章送進取則如聚米几上歷歷乎指掌而陳也質 思企。以任天下之重也夫 歷晉元明成三世而上游籍以久安革南康節制劍南亦歷唐德順二世而全蜀因 作竟不起明年漢源将以冬十一月,葬先生長垣縣東郭都岡之原以書告日報 生哭之過時而悲未數月湯公亦殁公大物日吾自分疾不能起射外亡後猶皇湯 之底定使以公之偉伐而克享退年水俗秦上則凡夫銷萌杜繁當必有先事而預 故詹事新安定齊住先生生平道義自信不治取及獨深善尚書蔚州魏公睢州湯 公為我作傳令已矣口授哀雜遺仔漢源渡河往吊。自此感悼不絕不數日而故疾 公二公當代人宗年輩在先生前顧楊深重先生以為益友歲丁卯魏公沒於家先 **詹事住先生墓誌館** 国恩与南京中日

林院侍讀學士與修太宗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 姑徐之先生不可日吾以官故少留是為官重於親也且既拜官安得忽然即行耶 年前三十。顧視同歲生永有先於吾者吾何以堪之吾歸務吾學耳遂乞假歸假滿 今上即位再遷至侍讀學士去為史官僅踰三年。即日又當得三品先生聖然日吾 世祖章皇帝南決歲不俟散館先期而授史職 庶吉士受知 特目加詹事府詹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公前後服官恬于進取始為 夏章定齊其別號先世小與州人明水樂初徒保定之新安今運居長垣家世力惠 湯二公不可作矣知先人者莫若子敢以銘請當先生分校禮聞元丈每先生知至 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底吉士授檢討運宏文院侍讀進宏文院侍讀學士改補虧 深自是奉先生教及門三十年聞先生行事不可謂不悉其何敢罷先生諱蔚林字 生官。祖母楊母杜繼母劉皆贈淑人。封公三子。先生其次也先生少領異七歲時對 有潛德祖環始讀書為諸生父九圍舉順治年卯鄉試歷白水知縣兩世贈封如先 公與同人講論經義同人或遺忘先生觀默識舉示之既長益好讀書丁酉舉於鄉 、朝廷方設官僚以次當選少詹事聞封公徴疾遽請急知交勘先生

不及復極論其有所碑的盖先生之勤於其職如此 官皆推先生先生五漏下四鼓賴起作草稿五鼓入朝罷即閉户謝客電竭思慮兄 病不可即遣能從事寡過之學則部病方也及再起為講官通 詔撰易經講義同 先生之風宣不愧死哉先生既歸朝夕奉封公起居閒住蘇門從孫徵君鍾元城往 士大夫莫復顧養父母年及耄耄不肯一歸首至有棄喪累世勿葬安之自若者聞 國朝文歷 卷十五 解超悟復沈酣經籍意有所疑必深研默驗不釋然不已尤潛於易衣冠危坐精思 竟力請以去其後運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鄉所應選者先生恬然初不自以為滞 者三年那然如有所悟當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至為其 意何等耶當先生再引疾時違親南三載封公非有大田也顧舍旦暮當遠之官歸 根其間循少斯生漸長之義因目為一圖父之精眩神耗疾患交作猶敬誦不報曰 復問難留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越安樂窩於然有春風舞客之意既心鏡澄明識 而首聽亞亞如此近世館閣傾軋成風其甚者能一登籍便陰排前人提越同量又 其上先生之時風稍替矣且于同年非前輩也盾資非越次也而遠自引避此其用 也故事詞林最重前雖資次稍後者官雖尊見必退讓遇選擢報自引避不敢越出 一卦之大義一又一象之雖悉曲做無所不通實於天道人事消長往復之機未嘗 國學扶輪社印

終賴 國朝文涯 卷十五 滋長朝風然憂之慷慨談論於是非得失較然也以是忌者側目先生武力學得疾 上命錄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傳動有寡昧之見 聖思保全之得攝疾於家遂其色養先生每道及未當不流涕感激也先生少有至 **總足以矯正浮漢崇立名檢乃** 又勞於職業遂至困頓亞以疾告许 旨奪職罷歸以先生之學問節概使完重其 聖主被殊遇惟孜孜焌君憂國聞 上意方網先生先生亦自以得事 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是時 上聽畢口然則朱王之說皆非與對口臣不敢以為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 上召入懋勤殿命講格致之義 上問歷官幾何年。平時何著作先生奏言臣家思二十餘年家居前後十年完心經 上嘗試諸詞臣校先生第一先後 上好學稽古於經延諸臣特厚而先生資望尤最深 當展眷顧之如此而不得終其初遇豈非天哉然 賜貂表文綺珍果思意甚至一日侍直 朝廷一善政喜見顏面即臣下不能仰承弊盡 十三 STORY (TO INVEST)

吏科給事中楊君爾淑為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間孫做君 長漢源拔貢生次漢渭女四孫鋪先生之學以誠為本自事親居官及與朋友接無 輯大難錄叙甲申盡節諸臣為人所誣用先生相左右得白徵君之子韻雅誤惟母 未當廢譽當被使祭長白山。住返策馬三千餘里經泥淖甚困或終日不得食顧與 魏湯二公最同志亦不苟狗也生平施德於人甚眾然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梳造次 容城堂族野杏敬儉既貴益勤光平贈淑人今與先生同多繼娶張氏封叔人 張目注然不能成聲遂順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人以及氏 也屬礦之夕。封公臨視撫之日治年不酬志然以哭亡友死死義也吾復何恨先生 悉然後定劉淑人喪綽有條理及居喪哀毀如其喪杜淑人也後喪劉孺人亦然事封 偕行者孫進士注辨論經義談笑自若既罷歸審承封公命擴疾於蘇門百泉猶是 公亦力教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為經紀其喪嗚呼逆竟以哭魏湯二 較效之創幾死劉淑人罵賊死先生時年十二。與兄沒林哭泣奔走治封公創得無 性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先後事兩繼母劉無異所生對公擊家發陽遭亂母為賦 公每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日舁交林省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萬於故舊與今 一本於誠於義利之辨甚嚴見人有過軸正色規之持論不為刻激然幾做必辨

坐前補充人心道心之介。其男於為學刻志自屬毅然有振興斯道之意乃竟侧身 政府即遇兄弟亦備員公卿之末而故封承德郎雲客彭先生實各部宗主然懂博 長朝廷至虚三公之位以侍之其同時與為師友者或以其大位未登身先之以為 先生哭友有淚如泉我哭先生悲亦值然退則誰及進則誰心行止有命繁之在天 古者士大夫有名教之青其平居不妄交游與其徒砥鉄名行聲等氣合洛落數 本寫行非求以廣聲接立門户樓榜也後數年先後登朝多至關達琴天宋公晚堂 風未泯然或病具道廣易雜也於是吾常數子者出訂為慎交一主於講道者禁敦 而已而遠近慕之傳相模指不必其大官貴秋也如漢之前聲鐘陳所歷僅衛已令 恥這不以其賢哉吾吳自明季復社之與海内望風景附競以清節相尚父之而餘 彼醜正者曾何有馬战手故是復水臨淵學海酒流道城漿堅喪賢何易生對何親 **是處之中国路坎堪病不得志哭其友以死悠悠斯世歌更有心擔負世道者此非** 國朝文匯 寒卷十五 大不然過人乎異學慎藏銘詞以水十年。 第沿機萬里位止墨機不得志以去凡今之為先生扼腕稱在者益相尊高之以 害各彭先生莫該銘 人之哀抑斯世之不幸也乃灑泣而為之銘曰 十四一到野夫商土甲

童子時先生说即檢几上書一帙以授日余弱冠即有志正學中為諸説清都浸淫 豪以太夫人老不獲迎養為壓至是龍官即欣然就道两長先生之子侍請與進士 第一官翰林光生逐高卧不復出矣無何侍講移病解跪敬先生欲閉門讀書如 老兵自欺定志之晚汝其勉之盖其晚年所得議論益臨正常自署所居書屋曰 二氏沉溺文詞近讀器漢高顧兩先生文集始知舍程未居敬窮理别無入門顧我 **茅殿十家村無墟落當前政肢削之餘間間重困光生至不鄙夷其人補殘剔飛漸以** 西魁京間己亥成進士父之授廣東長開知縣縣在萬山中周郭僅五里許居民結 為水之江漢星之斗杓也則如夫士之自立誠不以近為貴賤此古之人所以抱道 以私怨交媾其間措施他事相中傷巡撫知其死援因公里誤解官立得無意先生 益自奮勉落落不顧名利京師諸老巫稱先生樂引之為重先生漠然弗為意也丁 會聚成後衛整議釋經義係流品氣前迎後解故雖同輩常謹事之如嚴師年近 足已樂之終身。輕三公而不與易者也先生年十六補諸生該經之服佐以先儒語 文級期月間民氣蘇思稍稍聞被誦聲會都守從索金不得樂之而前攝事者報係 十、始貢入國學司成曹公厚庵方以理學倡教六館見先生善日此載道器心先生 錄鍵户危坐竟日吟誦不報蓋自少時已有者成之風為人性方嚴不的言動朋友

志起碼又自號日信好老人每月朔望集里中諸生文星題相講論義理之學與科 湯公來撫吳重先生道誼時屏關從就質所疑必移居乃去入朝。 自清江宋徒六傳舉人諱天秋是為曾祖祖汝該萬歷四辰進士未仕卒父他先貢 **發時以為去感少道兄喪為之罷秋試鄉里至今稱馬樂道人養雖片長必反覆為** 感激於一 撰加封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原配施氏贈安人繼娶袁氏封安人皆有淑德先生卒 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己已得年七十有七。上以今年十一月辛酉科葬吳縣至德 士以公費贈文林即母祭孺人先生謀職雲客其字用 好成就人才如此先生性考友嘗認選忽心動遊歸歸則父疾已華猶及侍湯樂奉 舉業兼事遇人扣擊款曲開導必行其領悟然後已遠近負笈來學者幾三百人 鄉玉屏山過字行之先坐遵道命也子一人定求翰林院侍講女十 軸 敬敬 久之日吾不復見正人矣一盖先生與湯公以意氣相投合非如世之小丈夫 經指授文行必有可觀或謂徒自勞各非老人所宜則且各不忍斯人之無聞也盖其 上詢及吳中士大夫湯公首舉先生以對比湯公及先生哭之極以歲時往拜其福 八告之無少後朋友有違失報正色青讓既退未皆復言可謂威德也已先是 一言之知己而然也未幾先生亦發先生蘇州長洲縣人其先世明洪武時 # | **59**/ 眾思封儒林郎翰林院修 P 皆適仕族

國 年文 国一《老十五 姾 於前而信於後又異以悲 有勢而不施無說而或處官止 既悲先生之道不章於世义觀前世所稱前轉鐘陳者其身雖死於下僚其子孫皆 指机反凋喪略盡已矣余即欲從先生辨疑祛惑講論切磨如住時何可復得耶余 水乾食自維時與年邁舊聞刊落前年哭宋公於邸舍今又聞先生計哭而銘之任 余所撫之甥行取息縣知縣陸經遠則光生婚也接四人始乾國子監生正乾日乾 一位卿相紹光光烈而侍講君今方以家學見推於時受 酬先生未竟之志者其在此也銘曰 一令。豈曰非卑名配三君其實則宜有子泉賢分能 當房看遇則夫天之 國學扶輸社印

Different statement of the control o

處者予。重爵禄輕名節首公營私而惟便利之圖失在侍之未以禮請試言其一 僕銀之道而已僕隸之道不過唯路奔走其人非有學問行誼見利則超見害則 頹般則友之故臣之事君有師道馬有友道馬有僕教之道馬而後世之青其臣。 管佛學馬而後臣之故不劳而霸暫惠公小國之君也亦曰我於子思則師之我於 皆國之大臣也兩漢命相父子設大朝會儘百僚陪位替者引上殿拜受印級謙讓 臣忧於威嚴牽於禍福不以師友自處人主以僕隸視其臣,而其臣有不以僕隸自 故可加以恩澤而不必崇以禮貌若大臣而異其然也人主以師友視其臣猶懼其 固解不得已而就位何其重也唐宋宣母之制不甚相遠明時廢丞相設內間有所 臣相遇之際其可思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馬而後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 義康耶勉其身今夫人君天也人臣地也然我請周易之卦或下坤上日奏乾上 今之内閣古之三公也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今之總督巡撫古之方伯連師也而 則亦引之於禮義廉耶而已我謂在上者必以禮義廉耶鬼其下而在下者乃以禮 天下風俗人心之敬其急如此。一旦欲起而極之則真先於有位而極之之法安在 下曰否天本在上而下濟為德地本在下而上行為功不則有隔絕不通之思則君

國朝文匯《卷十五 至竊恐有志之士有以親朝廷矣宋太宗以劉昌言罷政涕泣問羣臣而發若水謂 退舉動天下視為去就馬大臣以此自處故其下從風而歷鞠禄的且之事無所不 贼視之故其抗顏立於人上抑义難矣此尤所謂不以禮也天大臣者求人之表進 肯就職者矣有不得後具志不得行其言而堅卧不起者矣有以天地大災大變 通賄賂受請託決不於大都白盡為之也若此者非直以僕隸視之而以姦獨益 且其為計亦在矣由京師而赴官或數十里或數百里朝廷安得人人而何察之子。 而依阿典忍貪冒無恥之徒連袂接在據乎其位人見仕者之多以為天下之士的 上有輕視士大夫之心即日去官。蓋有志之士不可侍以非禮若此有志之士既退 訟無所弗統書曰任賢勿貳若非賢即宜擇其人若果賢即如何疑而防之至此也 而任其各以去者矣有以國人流言横議而必引避者矣而今非奉處分及死喪外 聞褒龍之詔下不聞逃避之詞此進之不以禮也古之大臣有自度材不勝任而不 雄战其青之亦不輕而今日內閣至六部以次補授而已與除及薄尉無以異上 除拜猶託於古枝十之意以示人主不敢專而歸之天其侍之不薄矣惟其侍之 八以是為防下之道而實不然皆撫奉朝命室一方。其上之文武将更錢數獄 (以他故去位者此退之不以禮也近之議者故令督撫命下之日不許接 十八國事扶輪社中 **刻月上**種■\$1 **局摩趺接而望一官惟恐不得此其故何也盖今之仕者以官為家父矣以官為家** 後顧憂夫是以出而仕者視公家之事。如其私事而潔心白意以惟上所欲為竊朝 故惟視其官與其力之所及毗法受與侵牟百姓有不忍言不敢言者特大子未之知 走數千里莫不贏糧舉樂送升林馬而後動戒朝奔夜更歷寒者而後至衣裳飲食 者不及三四十两天下之人官京師者有僦屋僕馬努果器用之需奉命之四方者 禄以予子孫便生也父子兄弟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缺乏而死也又於子孫靡 官其食即足以代其耕等而上之每有如馬使足自給而離於士君子之行又惟其 百用所須皆取辦子此必有所不給宜子人裹足而不前然士大夫捐親戚東墳墓 眾之人。又必予以禮義康耶之具而後可責其禮義康耶之實首者先王知天下 而願立乎其朝者成不知風俗人心已陷弱而不可被然則必上以禮我康耶勉其 下而下乃以禮夷廉恥為其身也 、主重問風俗人心之敬而以禮待其下。就我謂可策勵有志之士。而未可鼓動庸 一無對不肖莫不各有其私不先恤其私不可責其公於是有制祿之法自庶人 本朝之制禄而歎其不然也今自一品以至九品一成禄入多者不遇若干雨少 急論下

或曰國用方處不足若子之言則必厚增禄秋如重費何目首古帝王開國朝廷宗 有矣求聞以厚禄而致之絕者也或又日厚禄而人 而私之不恤追用其身战且古國用之不足聲色狗馬神仙土水窮兵職或耗之者 當新其費也巫暫十祝技術之流皆得以功食於人為臣者将責其捏君父死牧園 国事、万里一月 懲之典而法制禁令不為所用所謂予以禮義廉恥之具而責以禮義康恥之實也 意琴動歷代之法取制發而變通為即不能周其家亦必使聽其身夫然後可舉勸 廟社稷百官。師田學校其用皆不可已。主者觀其緩急制其繁開但當論宜不宜不 事天下之人無不知也天下之人無不知而不怪者以為上之後不足以鄉其私養原之無 及今而不變計我未知其底也語曰楊湯止鴻抽其新而自己故莫如深體先王之 伏尾都市。而工拖覆盖最何之人則仍明目吐膽恣行而不顧上下相欺互為隱蔽 服謂上迫以不得不貪之勢而又禁絕其為貪之路故其一 血其私而取之官及取之官而日股月削包進而愈無服譬如女子之在深閨見塗 具而勢不得不出乎此也春秋傳日牵牛以與人之田而奪之牛。今以上之禄不能 何以異此哉如是而峻法以威之嚴刑以忧之則雖殘其態破其家而其心有所不 ,胡面而就避及其一失身而弱長袖倚市門左右盼眺以招遊人而毫不為取 (不悛奈何日厚之以孫則上 時敗露抵諱不及者則 一國學扶輪社印

盡具道矣夫然後殺之而不怨天下有志之士固必而大好思亦無幾也中人之性 哉以為威王不知而然與則未可謂聽且明者也以為威王知之而遵時養晦有侍 生民之未軍不過得數人而自理我之所謂急者治而世之所謂急者無不治也此 感之則動中子口豚魚吉豚魚尚可格而况人哉夫誠待之以禮又辱之以祿人 採聽道路之言以行其誅賞者平使威王而非聽明之主則可威王而聰明之主則 天下之道也直有撫四境之大治一國之衆平日之政事不舉而一旦使人質貿馬 者其紀綱誠修而法度誠嚴也舜之相免也三載考績三考點防幽明底循成熈園 之過不然威王直得為知治者哉夫聖王治天下。不恃祭祭以為明而天下無敢敗 余當讀史記所載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事獨疑司馬選好採異訛多傳聞 始有具風俗人心根本既立條議張她之具財賦之未聽刑獄之未清遊城之未息 別月と重べたけら 應習知王之為人矣猶敢朝取一 史稱其即位至此已九年矣。其九年中所為何事君臣上下相與非一日則左右亦 可與知者言之也 公之相成王也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而賢者進不肖者退此則聖王之治 齊威王論 一人馬塞其長喜取一人馬製其短何無忌憚如此

果退與其所行何以異此吾謂威王而知為治則當如古帝王立法度而飭紀綱則 察外官矣他宗又遣裴延齡輩祭幸相矣其時之實影當與不當與君子果進小 弗能換魏 取薛陵弗能守。<u>齊國雖大今日去一城明日又去一城尉堂之上直</u>猶不 之父

才

造 民心者國之恃以立也民心定則賊無所指矣壁猶人身寒暑勞傷何時蔑有然必有 周公之道而 信紀載之詞好為度外之舉其不若唐之肅宗他宗召亂而連禍者裁 蛟能 巻之 聞而必俟 詞而後知也子。幸而其人據實以告不負君之記耳。萬一所使之人 賊之處宜用良吏以安民人問奚為也日亂臣賊去何代無之然必有所籍而動而 之用果如選之言適見其關於為治而特出一時之僥倖也與嗚呼為國者舍大舜 国東、万国一天一日 日都海圖二叛繼作諸方震動余當告人今日最急有賊之處宜用良將以殲賊無 而發驗則吾未見當日齊之延又如魯之三家皆之六卿掣其君之肘者何至九年 不勞而自服矣不能立法度而飭紀綱而挟智御數信任私人 送欒城沈侯序 人。而左右相為表裏吾不知威王又何道以處此也唐之肅宗皆遣中 一出也哉且夫田野闢不關民人給不給或俟詢而後知至於趙攻數 へ欲於臨時示不測 國學扶輪社印 即能

所來而入。而元氣者人之恃以生也元氣壮則邪無所來矣漢劉海作難勝西勝東 斯民之青者。罕不肯奉行 意也盖現知内地之民處城靡定而吏又茶之毒之潛造細人陷我叛兵及一二姦 天犯順宜僥倖一日之勝選其奔突而反深溝高聖被拒 氣刀不加於彼但我 東西奔命不追食寢師日罷財日置而欲坐收其敬可憂非小也嗚呼既亂之地無 民場今為亂今浙西江右及江南宣觀處處古機蜂也城結之不可勝縣使我之兵 點陷蜀陷湖南閩賊亦陷全省所在翻然應之。長吏不降即藏令又數月矣賊逆 師臨之有從之徒自然潰散而渠魁坐縛有期矣問者迁之笑而不應未幾滇賊陷 良有智勇之更安撫鎮定勿使境內秋毫舊擾賊之盡訪婚歌俱無所用然後以大 上旨未知民心能如首否耳。今宜乘賊未織中外之地盡去其刻民自奉者亞選循 民不欲也故司馬氏安坐制其命不踰時而兩人之首懸於闕下竊計今之叛臣其 認前後造逆内據形勝之區外結强鄰之提然其時故反者儉與証實數人耳魏之 淄川海南楚趙相繼而起皆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其時故及者諸侯耳漢之民 不欲也故周亞夫得堅壁以撰之容不能西接尺寸之地身禽國滅魏毋邱儉諸葛 國家混一三十載無日不以爱民為萬而所謂收伯守今有 王師鮫兵不戰此非無

喜沈侯之樂城而其民得一良吏也侯勿謂我所治百里之地我所收一邑之民而 見子。在語墨法宗遂仰慈廣宮門堂臣以次入一行四拜禮分位以定登極前二日站 皆金城湯池內憂不作外難不起賊失其所籍而不立就殲滅者未之有也夫天下 警側軍然勃然我知其勢不可遏矣由是言之水良吏不當急於求良將萬萬哉今 萬壁癸丑進士授充州府推官。入為吏部主萬升員外郎中光宗初與中外多異論 皆过我言矣能必任不过我言光雖然不敢不以告也 婦女皆知其偉人 已人之敬養誰不如我候能如是人亦敬之如是天下之民皆主伯亞旅天下之地 EL THE 百官請見新君諸奄遏不能通公正色曰外議沟沟正當好去壅蔽奈何阻臣子入 有餘荣馬謹次其大如左公諱維祺字介孺光世自洛從斯安母夢月墮懷生公賦 白挺而堅甲利兵不銳於此也平日明明皆說疾視長上特無因而發耳。一旦小有 卑而難玩易弱而不可欺人視為图羊牢豕而散蛇虎豹不猛於此也人視為銀擾 明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節新安吕公精忠大節實徹天壞雖販堂走卒兒童 可如何矣未亂之地長民者豈可幸其無事不改故撒泄泄然肆虐於上先夫民甚 **呂忠衛公朝** 也公次子兆琳來京師請方該作民自惟何人得此筆紀公行第 100 m 一一國學扶輸社印

堯舜之道念先務急親賢誠能任一人足鼓千萬人提一事足括千萬萬因陳防假 萬五千。各省未完二百三十六萬隱匿布絹約銀二十四萬清完屯糧八 記獄當填七勿輕用陪推八勿推抑言路悉鑿鑿切中時病升南京户部侍即總督 宗所託城先帝所鍾慈昼臣憶姓所瞻仰起居宜謹問誰異設飲食宜節問誰視騰左 糧儲光是南中倉座如洗軍糧壓欠累年。飢軍風謹公謂此皆貪官霸更侵蝕欺隱 不可不急清其本榜北户部借南糧二百六十四萬杭蘇等府侵南部抵漕折銀 少她提替四華館再進本寺如愍帝紀意求治好被凝不信臣下公言陛下為治法 始悟公當日之豫窺其朔而逆折之鑒明而慮遠也感帝立起尚智司船升太常去 言者未幾魏布果盗國核虐殺忠良播毒海內宗社幾危公亦請告歸僅而得免 右始笑於側問誰意肅督仰雜進於前問誰防問宜今文武大臣更番宿直勿俾宵 奄導引小南城國簿已陳矣公走勸閣臣刀請駕母輕出遂止退上言殿下 公首抗疏言本朝祖制内臣不許典兵預政天啟末年之禍陛下親楊何故自蹈覆 人親近虧損當也方是時公一曹郎爾毅然以安危為己任侃侃論列皆人所不敢 一與鼓籍以佐軍費不一二年。南皆遂實愍帝議遣を監視户工九邊兵馬錢福 章奏好留中。二學提好中易。三勿精嫌臣工四勿傳免進議五具遊當損。 一見祖

亦遂亡。嗚呼明享歷三百根深基固一旦問問亡命攘骨作難數年之間大業淪覆 重王不可跪賊為天朝羞賊欲降公公笑曰世豈有降吕尚書哉何不速殺我賊猶 跪公屬聲罵賊吾恨無兵馬殺汝此膝首為汝在予時福藩先被纏公顧日綱常為 題為公出家財助城電叛將王某引城潰城家人倒公引避公不可城生得公强之 國朝文圖 卷十五 避損霜堅水其來有浙然未嘗不怪其亡之速論者咸謂其君是勤於上而在廷 不忍公更為媛語日生尚書不值一錢引頭受刃死死三兵賊陷北都愍帝身知明 逐公去矣公父避賊洛陽公乃住洛陽居嗣崇禎十五年賊李自成破宜陽水軍進 境吃然持以無恐又以為民窮則為賊今連年荒旱民轉死溝壑又加以無藝之傲 大用忌者益側目會賊渡河犯鳳陽公遣兵擊卻之而蜚語經公摊眾不敢下吏議 **陸解慰帝目送之日此臣可使南子跟固心害之矣及是每有奏請多見信納段駁** 求欲望其不堅心作賊不可得也逐係雜項征儘可稍緩者請悉獨之方公将之南 完上湖通東南歐陽陵寢地也於是以公為南京兵部尚書恭養機務公底知遇者 報群甚激切。人皆為公懼愍帝知其忠不罪也是時流賊充斥。秦晉蜀楚豫蹂躏無 心經盡痛華將吏岂直拔技勇動操鄉我冒濫軍士八千餘名備硝磺二十四萬南 一奉公憂國實心任事者以故上下相影國事日壞至於不裁若公 丁一國學扶輪社印

亂不作人患行之不盡耳所作者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書成有多 葉方語曰方語生此不及見忠節矣猶幸獲從其子吕君游王户部士楨向方語言 皇清官西鄉知縣今行取在京 者述甚多大盡心考經一書常言孝之道通天徹地極其效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福 竟日不雜一他語客始動客僅聽父之稍倦或久伸思則吕君不顧語刺刺不止以 從容致命人以為震世之奇節自公處之一如行習之常而已斯直世之所知故 當無人而其君不能用非但發明公之萬一。亦欲使後之人知所鑑也公為諸生即 節惟其於義利公私之作辨之明守之確故利害得丧。一不動其心逆至臨難之日 與鄉人子弟被誦不報直省皆立奄祠公鄉無一 伊洛社造就人才甚眾公為學不務口說以躬行實践為主官並仕至大官始終 以聖賢自命登第後力局斯道所至聚徒諸學魏を廢天下書院禁生徒講樣公獨 力。故方語傳公略去瑣細而獨取其議論政事關國大故者詳細書之以見當時未 有非緩急可恃者與亦此斯柄用矣而小人害其範擠而去之終不令國家少資其 皆目子迁閣以子視之未若吕君甚此予遇吕君於人坐上見其稱仁義故忠本 並生於庭云皆行於世光琳仕 人應者在南都立豐色社新安立

治民民治課事事最則吕君曷可少哉在首束漢楊袁同為右族華嬌獨謂能守家 國東文理 卷十五 縣縣故剧難治其吏人多豪将凡今至朝先進飲食玩好當其愈徐以利陷之不中。 兵西出檄書号午。他令素稱不皆東手。獨西鄉民以吕君故老幼爭先負匈税東未 為偶然而自後尺遇之盖無不然也方為聞吕君在西鄉不私 而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何得其故亦欺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君笑道之更愈恐 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觀之巧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則大驚受相推插仆堂下 縣守縣更方會飲堂與見一夫書生儀狀模野直上堂路生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 則又寅緣其親戚俭奴表裏為好以是當得找持令長短使不敢語君赴官未至縣 郭母名文雄字鸭上山西介休人。年四七以詣生貢入京師順治十五年授崑山知 真房太尉子孫也喷龍吕君益思忠即公之澤遠矣、 五百里吏 風食不及楊唇房太尉以名德作相世號其門為太尉家收為鳳朔将軍咸嘖賣回 不肯起乃諭之日若所為我盡知之矣令為若計故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 日失軍期嗚呼使吕君與人爭進取較尺寸誠迂潤耳。若朝廷求一個偏之七 郭君傳 八十数章迎於道君知其意言稱疾不起而自懷部牒間道行一畫夜抵 我會逆賊造變大 國學扶輪社印

赞日金己亥春名京師邑人南來者言君死時民皆罷市住馬粥衣致其及葬 战時祀馬 邑來會有數萬人更民哭之如其私親又言君死後上官修宿憾以崑山映舊的若 是江南諸郡縣安成潛時衛軍暴横 喪妻無子攜好子之官道遠喪不能歸縣人共買地葬之馬鞍山之陽而立祠其宗 上良人疾不支状歸舍竟卒推官聞道去更民聚哭於庭發其家衣數事而已 明旨也公不念百姓獨不畏 戒母入崑山境顧獨不當上官意每上郡請謁歸斬鬱鬱數日不食因嘔血成疾先 **到力疾起結准官日、某與公共事此上。奈何不為小民計且漕百石加耗末十** 意乃止。他今情莫能較君至戒民無得與虧相見而身自代民輸納出入悉準部商 我子,欲守法奉公能食媛衣與妻子處子。皆曰欲能媛守妻子耳,日果爾我今貨若 十。故連樂其孤民聞之置櫃中做代之輸納雖老妈孺子。亦以百銭投櫃中日我不 不少瑜衛於故中傷之嫉其罪。又不可得會若病推官其行部至縣盡及其所為· 罪。後有犯者殺無城吏皆涕泣悔悟終君任無犯法者。現事三月縣中大治盗賊相 任者為令而軍益屬不肯遵腦取民間至踰額數倍少不足則取程戶榜掠之必稱 朝廷耶推官語侵之君爭愈力口中喀喀然血 朝廷原得其我物部議每漕百石加耗米 遍不 君早

國朝文匯一卷十五 忍見郭公孤被囚辱也其得人心如此嗚呼世但言原吏不可為豈其然故余悲君 名風天下。即封吏部士荣先生也方河間之破也 是我師為文正公者故户部尚書元昭明亡從懷宗确社稷者也當是時顏孝子之 畫夜良哭皆感動不敢害。孕貞文遣骸以歸會稽悅文正公過而弔之日久忠子本 之志永竟一二而齎恨以死又悲崑山之民国於湯火久矣方得一 家奔起所至烽烟荆魏或連日不得食上賊什伯為厚淨捕髮植數碼刃欲下見其 天奪之速战為作傳像後之君子。有事斯民者覧余之文或有感而與爲 亦碗體素肥自度不能逸度仲弟怕你只去疾走父所好為兄弟死此仲不忍先生 給使他顧粹自投城下。仲俯視大蘇非個間兵至遂被殺而先生堕壞間一日夜復 遇公得不死遇緣我去莫得收父骨師則然改容使人該之出聖時先生婦亦被 省处帥日完破時河間陷一月矣抬雖住何益完生為言父平日忠義不前全我幸 甦為選卒所得見軍即群抗属不少在師詢知聖衙院延之坐先生涕泣求至河 傷垂死子呱呱牽衣哭先生得禮南副行本當一回視也肯東漢康死父遭亂發 封吏部主事獨先生墓表 王師再入關畿南諸郡相繼陷河間守臣顏公九紹死之子伯璟自 王師乘勝南下先生家兖州城 國學扶輸社印 、如君者而又

為此文傳鏡諸墓後之人間先生行事一旦臨大战知抉擇無為利害所搖事庶势 到明文准一人 風厲之旨が、是子在。 旋避卒其志逐而其身未嘗不在就則隱忍有直必皆生而蹈義者又何必果死即 俱有稱於時封先生如次子官以康熙其年月日殁於家将十其年月日葬某原因 者則以貪生怯死之一念迫乎其中不堪苟且而失節耳以視先生一往不願誰不 不相及直其然哉嗚呼忠孝之理根於天性上下百十年未之易也而人往往難之 **蜀范年十五。西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没人前接范范护持棺柩不動遂俱沈溺眾良** 具義鉤求得之療救優免者先生所遇之艱百倍於治而風烈遇之世多謂古今, 國朝隱居不住有六男子。長翰林院編修光散次吏部稽處司主事光報 P

為高沒沒乎以睦族為念就又處其族大而難周光自本支方達公以下修訂成編 章,牛羊勿践履夫桑梓猶致其恭行養勿忍其践而况乎一本之親同體之成子以 此知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是其深厚也世之暫孫氏族語者仁孝之思亦可以油然 以次及於通族其世系生卒境墓必書必悉視首為詳若體自隱使躬操獨行者則 人各為慎附於譜後嗚呼其用心亦良厚矣詩曰惟杂與禄必恭敬止又日敦彼行 十年之中。而風俗澆薄遂至於此唱可數也今無言守其清白之門風不援聲勢以 二爲余生雖晚猶及見前輩有生同里仕同籍而單寒華膽過不相援者夫何二三 計道里不問源流千世百世之上有人馬則推而遠之日甚某某之始祖幾世祖也 其世祭之先後生卒之年月增墓之處所皆歷歷可考云余當怪今之稽望族者不 十里百里之外有人馬則引而近之日某某某之叔伯兄弟行也求其歷千歲而遠 其子孫猶能道其祖宗之行事與夫處墓之所在支姓之所分如孫氏者百不得 間其始祖金吾公徙居新安至於今殆干歲矣由金吾至無言為世凡二十有七 余友孫子無言高明之士也 新安孫氏族譜序 日出具族譜屬余序將修輯而增訂馬蓋自唐咸通 彭塔通

蒸日進於去士幸生其時皆濡毫越墨思以文章自顯而具門尤海庵先生者發然 著作之體平古之下不免遺憾然則才之難兼而遭逢之不易易盖已久也當今天 時儒雅文章之臣。吾邱以格五進故暴以俳優為董生以病免長卿以園今終予長 遠者幾及百年雖肯然文明之能可不暇給馬夫以武帝之廣延豪傷號稱右文當 唐至開元中。始置魔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發揮與籍於時漢唇之與近者六七十載 當讀史至漢建元元光之際始與起文数招選茂異詳延特起之士传以不次之位。 國朝文匯一一卷十五 年老而藻思愈出好事者因鬼而輯之為西堂雜祖三集嗚呼以先生之才。東着法 已非一日其初集少時之作。 官手卜祀之間耳唇二張公位遇既隆文章尤威而文貞未極諷諭之才。曲江未窮 世祖皇帝讀而善之者也二集龍官問居之所為作也比年以来引隱而文采愈彰 出其間光生者作滿家向以文章名海內所撰西堂雜組、恥殿子藝林洋溢於人 天子都意文學登進儒臣與之講論五經六藝之書茂明先聖之給數年之間治蒸 **越諭之長又受知** 下治平。烽火寢息 西堂雜相三集序 一大、國學扶輪社印

治安無事殆二十餘年矣 哉忠君憂國之心内結於中。而誠有所不可解也進士吳甫及少時即以天下為已 去何如也才且倫思道德挨藥天庭巨麗之思雲流泉湧山龍黼黻之觀矣然情矣 為言恆道切着明而無所締飾於其間漢之孝文治稱極盛買誼以洛陽少年上書 非設切切乎如與石之公可以去夾鑿盤子如菽果之公可以廢飢竊觀富今天 陳事主欲為痛哭流涕若不可以須臾少安者彼豈好為危言激論以俸人 忠誠之念溢於中。利害之形熟於外則雖處疏賤之列際太平無事之時而其發之 雜組云乎哉 宜若可以無事於言者而甫及方且慷慨論列區區之誠必欲敬之 士之所以致用者存子言所以立言者存乎志志夸者其言必証斐然若雕織之工 明主列官禁近排金鋪而直玉的請先生之文者先生之遇撫今追首其與諸野相 任平居讀書無日不討當世之務而講求之故其所為擬奏二十篇大而非秀文而 而靡切於體要之實無然若春華之鮮而罔神於當世之務斯二者君子病之若夫 聖明在上百度具舉所未就理者不過一二損益之端因革之故耳草茅新進之臣 吳維申策稿序 4 三二十 關庭而後已

國南文图 光十五 達達矣而不克見諸行天下将必有任其責者於南及人異病哉 修當奏之仁宗下詔復俄今所在為之勘衛今 朝廷受言納語百倍於至和嘉枯 此書進次第見之施行華然有合於當世之故斷乎其可知也不然有其言而不得 之時。公卿大臣賢如歐陽者比局而立,甫及又已釋褐補吏非明允之吃行且有以 假使居得言之地值當言之時有不引張折檻犯顏無諱者予則其志誠有大過子 人者而修群之善固其餘事如首蘇洵眉山一布衣所者權書衛論幾策諸篇歐陽 一一 國學扶輪社印

職也吾之所為以塞吾職耳者人之義委史乘田各求盡其分之所當而無敢職也 學之與尤所不能吾生也晚不知古之所以為學者何而因循廟制革故為新是吾 認功固有次第哉萬君謂人曰古有學而無廟廟立而學廢學廢而廟蓋不飭而欲 其所急而併能急其所緩也噫勤矣其取資也以學前隙地一畝奇易金四十有餘 廣文萬君尚為以為處於軍興、安午時尼村治具崇其堂構與其途堅能而新之急 福疆下吏冷暑間官草力彈走皆以輸乾為事而黨厚遂原釋真釋菜尊賢養士之 皇帝在位十有三載有事於強調廟堂之上宵衣旰食板旅與師自卿大夫下以及 引月 上重 一彩十五 是道之所由行的政之本也其輕之也然則為君其知道者即夫戴達宏禮樂之觀 而併能不害其所急也工始西無斯及戟門明倫堂博文的禮二爾尊經閣啟聖殿 文設治弗服盖先其急者而可緩也部陽學宮漸紀沒桶傾頹赤白吃剝匪便朝夕。 划澤宫教化所自古者養老勘農選材徵技鄉射飲酒飲酸受成之事皆於是出 名官鄉賢二祠又增置危福以供祀事經始於丙辰而落成於戊午母年有三工告 天子記翰羣臣時以與教厚俗為言。退遇傳布問不幸你盖為學之不可一日止也 不數者恰邑令成君捐助王丞沈尉亦襄其事一木一石未當取諸部屋急其所緣 F

国南シ 學所以為教訓之以孝友娟睦之旨以制其性性制則化治化治則教成教成則無 裴碩急講堂之建偉然設施聲稱至今治其原故可以久知所先後道乃不廢此固 然以次告成嗎公之舉所謂行古之道子。古者大政如鄉飲種祀老老用賢動耕治 考經未有自居廣鳳其使父露處者其何以立数耶請因邑城舊此之皆許之乃亦 去,其性既則而於中無所不足也然則古人之先務可識矣今 餘法。山谷之爲初入禁龍習習觸其四隅風給煩沖、父之念稻粱之思也放之而不 為政有法法之善者愚人可以守為法先教教之善者歷千百年而長治故古人 葛君之志也萬君名文秀字完素癸卯孝廉近安清澗人 木石施塗整復計會尊經閣之费不足議捐不足再議捐不雨月梁遠透然户數數 至其地亦将視補葺為迁務群以不服康熙七年二月八日。雲州郭公九芝以萬年 日久不理梦檢漸類舊有尊經閣為邑大觀勒為茂草。目是上者足跡不至其地或 聖人之右文而侯自之外不無沿衰弊而蹈恆習者。部陽之學。素稱宏麗東偏故聖 天子南親政即議幸學天下熙熙然知 丞來視部荔次日即謁廟見其狀慶甚思白於撫使者其言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 修改聖礼記 V ーえーュ 國學扶賴社印

藝之文弦歌羽衛之節進退升降揖讓之容應 兵之法皆萬於學明其勸獎而昭其董戒後人浸蹟者秋二住率僚優修至亨之 到明之(重)美十五 席車於梵刹何政令之為耶部俗朴且解仆故於性為近僻故於聞見為寫今既啟 調有道者矣 記其人物節義上產地利與夫因革與衰之故聲名溢於郡至是代吾部清賦役易 其廟將將翼翼矣因使鄉遂鄰都之士運聚講舍敦人倫以厚原本而即智詩禮六 而已至荆公謂今世無學而有廟部之無學有廟父矣又漸清而廢其廟便古壇 風俗除關門男豆之累為人立法人歌於塗而初下車先理學官為設赦之城則所 利民經歲不就公率役開落齊戒為文告神遂竣入奉命修關中通志上下數千年 士其亦知所務哉先是公在萬年大司馬賈公苦秦無水利欲修東郊龍首故渠以 天子重學崇儒之意必有如前民薛濬岳松輩以起者是因有廟而遂至有學部 たし 中

到明之 運一人後十五 則君子之治河也可以知所從事矣宋之諸臣不以人隨河必强河從人轉引邊防 性日流日深周俱旁溢明帝止修堤以遙樂嗣後河洪之書不見於正史者亦七百 也雖任之非所以為政然任之正合於順之之道而中國享安流之福與禹功同义 餘年為之治也順水之性也善治之上醫也漢之不治也任水之性也不治之中醫 盤夷決比亦止逐都以避不聞塞治。入數百年而至漢武窮兵職武天下機攘乃決 優此必覽古人之得失乃以知當時之超遊大河自為導係不為患者七百餘年至 學者誦讀之日所當與禮樂兵刑共為究圖庶幾臨事而不感也鄰道元云河應天 勢子以示變至於天子親臨臣下自就方就成功平帝時河決不治不治而水道順 修石河自聽命於人斯論尚矣或河不聽命的求其善治者因勢利導亦云不遠と 漢李白亦言黄河天來蓋言其無之相通也夫天地之氣以人事為寄未子云人 可為國矣完竟險果可恃哉天之氣也地之經也人不可與天地逆者如是任之不 借河作废又有二股六塔之役等而且處直惟公私幾於直藏而兵夫之陷弱淪亡 者稱數十萬宋之動於治何如漢之不治耶及蔡京王編華以河塞致質而宋已不 天下之水,其液最遠者無如河然天下之水其害量深者亦無如河國計民生係馬 (A)

町而之成復合衛年補好士弟子。故食飯文陰誼者雖者生格衛多并多被嚴公之 而非高衛之人兄事取直至相謂目楊公今之府方也。日同舍生数還以公與家 學明經相輕聚光生少於克自勸學的冠兄弟謀析七公弟及佛能止哭於父緣聲 增運終高 雜說馬然今之治河與古異何則漕運所關也河決而或礙漕必治河以通漕战以 歷代治河疏奏見古名臣之所敷陳合眾論而知歸馬取雜者之關於河者可志河 本四点是武屯者故惟公厚健栗峻以部由是良者有所為不怖堪不有者有所選 先生認為了皮症自就石隱精運關你光世稷隱首王又臣又時秀兄延弟獲 從起重其本高次志諸水之注見眾流合数不可以力抗高次志入海見日連日南故 Later start 道必不可損馬志歷代治河联温公朱子所書列其歌是歌非俾人有所取法獨志 如其順之而逆之不如其任之此亦利害之較然者全不能職古人 分類手錢光有祥刑錄四班同些楊樹滋被代刻於臨淄未果今尚留樹滋處兵 書為映頗煩貧難就将惟河志甚蘭候選無事則為八卷。一志河源敬於地之 石隱楊先生傳 **∀** ., E 言取信上 7 官員承敢出公殺然見於色同舍生相目以為不可 全教兵州班鄉 國學技輸社中

卒日。公生長也嗣遇是日悲彌宵旦不今親反子姓稱龍自是太君既卒長安淪陷 先通而以身守母堪崩鋒接不少數太君果以舊悸卒雖奔亡倉皇而哀毀成禮母 禮公共畫畫多中議者謂此時非善完則金徒之陷不待於未之冬矣及癸未冬官 求明大義不屑怙括從來收侵科名之何有於明經之選哉公善治生家雖儒素田 詠淡下,甫五白髮髯悉皓聲聲於中。似有不能去意養創職於塔因山作壁積以何 軍復自崎運西南。公開戴日此關不可守矣時孫太君毒踰者兼疾不可移公遣家 五午級張於我追官軍因題奏關門處兵使者張公宗孟监軍喬公遣高謀固吾園 施竭力儲捐乃長物匪出於<u>秘務求濟馬置田市楊。并逐道建家滋養東公</u>德昭矣 子大子孩子復天公撫女如女及拜。厚其電以遺從弟養孫公同其地教讀置室不 聞之公之友郭介人先生日是未足測公之所尚也公明语絕人天才類發讀書只 順治乙酉以精例次貢公固能學使者嘉其義其群貢之秦之學者遠通皆能上 吃厨之設十載如 辨於陷公善或門多長者車坐上常滿即偷寓如侍御劉公尚書張公公延之別聖 随自序之植花種竹之餘部子樹滋君以讀言及古令忠孝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 公絕意人事潛跡於道嶽之西曰方山临宮題望曰愛國見易之思與病難醫母獨 日展長大鐵鴻鵠摩藉公煮粥以的繼給弗息表之則則浮於

生作合傳以傳者兩先生具能用之才。而國家不能用皆發其用於子。何其同於, 曾五珂日加孙仁也濟急義也承變智也游名禮也致不滅住孝也皆居課不樂天 又何其同於天耶 有為好報子所謂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倉是其人也彼時珂擊節日是當與潘津光 謂與程伯高同壽云戊戌都門會顯川劉公夷述其先子行實大約中潔外剛有守 也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智以明之禮以節之思孝以將之樂天知命以安之國有忠 簧之夕。公自言生平無塊家影死可不憾勉子以德葉他勿及馬因名樹滋君以端 史有情不傳先生而聽傳若珂小子。馬足以傳先生 本甲午鄉舉一两內門也乙未成進士關門多先遠縣第自樹滋始公卒年五十四 國朝文匯 卷十五 柳椒得歸是公之精裁匪直學士為納雖武夫惇卒。無不知之且無不信之矣、公易 悉土視之當士千秋孫督師之敗續於雄也然將柳如墨黃守夫律時柳被潼関連 自知不免榜復失措無可語身後事者為公名。初不相識尋寓公家夜屏人以三百 國燈娘甲於無仕性樂施人各名及卒之日。施無餘衣笥無餘婚是世之所急者。 金密省。即内厮問知柳正法公乃復訪其弟持所寄并敖與之封識宛然弟出意人 三十一國學扶始社中

将焚之命。捐金贖子。革耗蘇通以及動梗扶弱多勘少懲種種善政難更貸數猶公 德於山風百里之外有不介而神以速者至其雪孤愚百年已球之產捉孀孽勢焰 久矣公甫下車。一切以真心誠意流費総字間剛不傷猛明不傷祭康不傷騎中 之吉光片羽耳、火公家學淵源循惠世濟政傳傳公之譜人號章平之俊經飲性成 而外温行岐而氣和所謂不近名而近民者非即過使數於庭户數日之中而人 相越又何如耶於戲而公何以得此於黎哉夫民之不可以色仁說義虚聲七 是縉紳於秀酷首黃重衛山陰之錢酌齊州之水裝將編裳踏公堂而致錢屬余為 之得黎則以閉月乾鳳之弟猶私之民口而黎平之弟則公然而上請矣古今人 而心豔馬數古令人之不相及也今公於黎何多讓子且行之得鳳插侯期年而公 進爵之解嗚呼公何以得此於黎哉首公家衍之權鳳翔而一邦争守也間當聞之 保我黎民也乃請之太守鳴之撫藩避道祈留與平民第事之不得而涕泣隨之於 鏖熙熙 然若寒為起而蒙為瞭也然方歌度叔之來暮旋處姚崇之難掩不克以永 其任治治之三月黎民飲和而食德變呻成謠士樂其詩書養復其光聽商返其建 令上 一御極之二十有八載黎失令而民酷大中丞選賢能而級來之以青羊社侯官 杜公署黎勗治序 P

產物發專精凝思注以全力。故足博也若夫從公服政任重責鉅不敢自服自逸尚 予言以為然者提的攜焚頂攀藏送之路谷灣流間歌九野之卒章曰是以有衣衣 書入壁清華之上霖雨天下。率土皆在歷青中又何以不留為一黎感也黎人 故牛刀一割而被歌逐奏各聞之智一邑而天下之事原如由是口碑腔疾。如屏名 國朝文匯《卷十五 舉目張上下古今出入經史鉅細畢或言行情載一 战関海黄子静原来郭治出其所為政餘輯略一書示余書兄二十卷分門别類綱 安能手揮五紋目送飛鴻復作之經生持一編摩淳拂拭以與兀首備下者較勝員 益者有識者弗尚也且夫者書立說必有關子天人性命之微經併治理之要吐論 餘者借或稍有餘矣陷情遣與冀倖俄頃無事。大率流連光景抒寫情文於為登高 士君子策名服官等書鞅掌發作而夜思動力而勢心。日不暇給矣顧安得所謂政 村之一。然亦大抵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為在於此故仲於後所以展其確落盆數蹇 作賦之材習為月富風雲之語非有能裨替身心增長神智所謂尼言無當侵差寡 則關於絕新學義則鎮砭頑懦而後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立言所以為三不 **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聲共山高而水長矣** 黄髯庵政爵辑略序 一展卷而数為夏然稽古之學自 一国學扶輪社印 、士得

MEET				4						ge sandani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自豪矣哉	所為政矣兮静庵且引疾之歸客有問其宦遊所得者第出此編	察以至承宣。位高任重督懋心強而恢恢乎游刃有餘若此此亦	留心尚論好學深思有意若此今且勿問都廣之才為何如徒觀	然經世之書也余與靜尾傾盖於無郊班荆於楚澤解衣傾倒已
一年 年	Danis	•					示之静庵亦足以	此此亦足以知其才與其	如伐觀其試繁歷劇自觀	傾倒的非一日,却不知其

精别華。祈 之其智取者住住中造物所是而與窮陀會故凡以文禍窮者大抵皆抵意的深抉 國钥之運 卷十五 讀書也如未當有春秋也其讀春秋也如未當有詩禮樂也分之而殊逐合之 致故易之理可通於書心書之理可通於春秋也春秋之理可通於詩禮樂也 河也其體則山岳也其光則日星也其緣則雲漢也列天地立者臣親文子别夫婦 也金以精而良玉以美而贵珊瑚夜光皆物之尤者然而金之蒙也以改玉之鲴也 明長物決朋友六經之旨也其創意造言各不相師故其讀易也如未當有書也其 於玩物有道不暫乎非常有由然也今夫大道做而百家與異學鳴而六經出當取 住為世所貴而造化者亦若私之惜之以重成其貴盡其所需於世者不息而其所 以理重冥之下乃藏珊瑚鸌龍之頜乃合夜光此其為物皆以其殊九不沒有故往 能不以其願設者昭昭示人無所於亦無所衫此天地之不得不然即天地之自然 而論之百家者物之尤者也其精者乃僅僅與珊瑚金玉夜光等状而求之情而有 物之精華天地所私情至若江河之流山嶽之時可星之昭田雲漢之璀璨天地不 六經論 人者甚微媚山曜川以為偶然變現以示異耳非其所正而常者故古人 一得以自見者也至於六經則不然家而取給馬國而取給馬其用則江 明明大海土印 P 鉞

失故義最平而意則遠情最切而理則辨詞最敗而氣則直體最模而文則工時而 **疑禽犢矣不得乎六經則夫婦疑淫佚矣不得子六經則長幼朋友疑羣行而时睢** 鎰深别華· 而卒與窮吃食何足與論六經之上 淺者拱而求之情而有之以是為秘密而不知其比於玩物要志也貴對而 之於文則造化也然而認怪則不如老莊妄可儉則不如在宋矣深核則不如管商 不停乎六經則天地疑晦宣 出乎六經特其造意選詞家見側出而傳之以險怪篇之 失誕放則不如前列矣獨是諸子之所有 江河時而為山岳時而為日星時而為雲漢譜之而見其然則以為然矣故六經 j 一矣不得子六經則君臣疑凌樂矣不得子六經則父子 一皆六經之所不屑有而其精者亦皆 以與做逐令古令 日本,中年,日日

當其字愁感說之際每以潦倒出之予雖服其豪爽而心不之善當私以語同年管 籍而死識者即以其許決之以秦将無類耶旗山順然子言明年。小秦調選得野江 予談古今治亂之理及海内形勝選關拓塞兵势強弱虚實之數與戰守攻取之略 子旗山曰小秦詩固住然懷神寒魄意境促甚音東野窮長吉天玉漢生官不掛朝 有如披褐翁捫虱抵掌時旁若無人子荒郊倦息鄰為之起喜為詩詩固多佳者然 寇山澤間功侯上幕府顧體素權又積勞甚。 秦就能不許於俗貧困猶住時往來長安道上意對勢不自得性蜀人張曲山侍你 到 大丈夫不當如是子。小秦此赴任與兵憲後公县契因益以功名自見二年中時通 中軍毒甚器肝即将里也予笑調之目皆者司馬持節必臨心朱貫臣持節歸會稽 雅重之因假館其家己亥予既氣官京師始得相晤雖同里猶初識也而相得散其 布者流少習制舉業優就有司不得志要去學兵法見天下都乃結諸俠少從我復 嗚呼此亡友魯子小秦詩也猶憶小秦生平懷奇負氣重友誼敦無諾盖古朱家李 爾後遊數數來子萬中顧小秦親檀而或雖職旅洛托而看字間常有將相藏每為 不遇遂棄家走山西寄寓馬遠甲午果以武武魁晉間戊戌成進士然小秦雖獲 月之重 是上五 魯小秦濱集存 一疾遊不起嗚呼是可哀也已大以小 三十五 P 鄭日全

秦負丈武才使天假之年得專制 国事、江西山 造之無理也另得運馬人者檢運稍坦者樵收運險矣趾則怖然目得快也以目之 然淚下乃数向者為旗山之言竟不幸而中也遂書此於其集首以誌千古人琴之 險則益快力為益頓問而趾心其怖矣山中多草少樹樹有之亦疏瘦非几失樹 有競起者明故學者舊飲有者高如職下如仰者說者先者週朔錯疏凡十數山實 快敵趾之旗得平馬更數十步而奇益出掛峰林立各極其氣勢以為嚴有特拔者 波萬漢而南可三十里許有山軍椒嶄絕秀拔聲卓之表亭亭歷歷與雲爭高異而 所謂敦友誼重然路者今何人哉予被愧矣偶檢書等得其詩刻一 止於是命也夫小秦無子嗣以姓。一妻婦居首甚而子以薄官遠歸無能大援其急 則此一山之分身為之也始如神龍騰空煙雲摊護肢體雖斷固非數龍稍於 石首數枝蟲蟲怒生如旌煙如刀架顧盼頃如行武庫中的山光溪之隱避浮動似 都自忘矣乃無言久之詢吸名或告曰皆有将兵遇此者軍於山之陽山因以軍陽 可奪以歷舉以利也為登高了之則奇愈出不可該意始皆與煙嵐相歷都目若此 軍陽山記 面寄以千里保障之任其建監必大可觀而竟 一批甫長春為注

至斯荒黑無所親矣水石氣森寒炬力不壯但做攝燈光以上於壁晃晃漾漾良父 若石几石鼎石茶蜜石鼓之風或單或複菱楚然類有致者之位置之其炬光所不 起止横亘之色沈黝而深不測或時有巨蛇怪獸出沒其間以故無敢渡者隔潭仍 有洞導者乃取數大炬遙擲其中隨炬光所至獨之。也則平如削其潔也如削擺有 休馬乃謀更進學者曰止矣無可進矣燭以垣則 等者張矩前約數十步漸隘左右壁懂客財乃俯而猿行更數十步乃横而蟹行又 更數十步乃個而應及行乃蜿蜒而蛇行如是者十數折則卑者渐高被者渐廣忽 東山最提收技然塊然土也出半有暴力能石壁上麵乳離離五色具亦或作佛手 及瓜果戕狀惟肖此中可列數十乘天光側入脈形類鹿房有洞徑官冥而在曲情 漸大從高下職聲隱光發蓋遇沙崎明遇石珠濺矣更七十折而合於葛溪。 陽山謂怪華直聲如華山云意皆指此山也是當作君陽兮皆異傳遂兩仍之山下 名按李華過七陽寄趙七侍御詩有君陽青嵯峨之白又李朝來南錄至信州望君 溪統山西流管尉翳之竟川漾綠則軍陽江也源發於隱士巖十餘里至是而流 一石室寬可二畝許仰而暖荒荒然怪石倒垂欲落矣不落岩或殺之選嫌處精 東山巌記 一潭前阻縱可四五丈竟石室所

臺貫兩奉也臺稱之者後人為之也臺東西崎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 国南文园 美书五 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奉之下。先 際雙茶斯然秀峰管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動臺即日然矣府稍近迫視之所云雨 生祠堂在馬意當日垂編應在是地固無登奉求魚之理也故日本也而臺稱之者 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難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頓雲 也然以為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衛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 水得精光生以傳必奇甚思得一遊為快顧是役也奉機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 嚴舊有寺里人信形家言德妨居者近乃毀矣、 聽之聲又疑外入不可解妄直是境也果仙靈之與府與否則或能怪之窟宅與修 後人為之也山既奇秀境復幽情欲議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强因致禮馬 對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七子甚蒙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 頓疑沈點荒黑中有奇鬼鏡蛟森森然若突起握人乃怖而返每一歲洞中樂觀數作 百仞不肯止巉嚴傲晚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遠 其作也金石聲銷然桐竹登唱然明婉可譜聞數里内然從外聽之聲疑中出從中 遊釣臺記 三丁 國學扶輪社印 楚二路官軍皆失利賊乘勝改窺刑襄游騎四出。即下大震幸蜀兵級其後不敢前 千有奇。上之大司農而一歲部使者之事異今政行矣猶慢南來時值山冠披猖奏 子之使荆也於昨歲秋中治任及今九月十七日滿視事凡一年零兩月,得課銀九 之畫與公之賦益處一馬以謝山宜食竊愧未之建也遂為之記 於何有嗟乎。各不聞子告宗少文卧遊五数孫與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也 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嘴暗快矣哉是遊光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 韵之日若嘗登釣臺子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冊子具 與魂魄住來於是子并以夢遊戲而日之夕矣,丹泊前清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 專暗如板衣最马處下職羣山超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如雲臺諸將相非 堂弗及矣。近坐舟中。畑條其本掛起止便路出没之態倘代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 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觀至則鼻遊之舟 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故故曰以為遊則亦遊矣客曰做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 不供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即而空蒙滴瀝之狀竟 子謂灘水甚佳試之良然蓋是即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帜行本轉贈 荆脯椎事記

國南文區 光十五

三丁人國學扶榆杜印

虐懷襄浩湯田廬牛畜漂沒無其民之喪吸居者皆託處荒林敗去。斷岸破舠中又 始飲兵守險驛路得通先是楚以大旱十里亦地民苦之入秋淫雨復決月水怕肆 王赫斯於詔發禁旅勒之師尚未出而環楚官吏成悉家敢賦侍命境上賊聞之權

象蕭索難言。受事可半月間甚不知所推為何物也水稍落始出巡諸嗣口所至原野 **蕭條風煙黯淡都不異前日經過地為喟然優數而已速十月。 王師集矣戎馬十** 雜東小丹直至城下。城門亦以防水食墨其半。車馬不得行南南步入環視城中景 以軍需故吏呼方急在在驛壁驅車所經順聞野哭抵荆犬水方環郭江與豪不復

更番養銳為人因計盖江陵一掌地自是無日無兵而軍難所處如電如電尚有行 矣而大将軍定謀以賊憑險死我勢難律下。乃決策固之兵分為兩一留駐一進攻 足遂以民舍代之於是鎮糧易豆扉優姓鯨之供水運則舟楫陸通則車先按括沿 盡不足遂調發丁男以人代之由是吏疲於追呼民疲於弃命所在睡動什怕於前 餘萬軍於城之東南連營數十里姓在被空刀斗相聞曲老通衛無非甲馬營舍不

不符而奉亦塵封閒有一二小舟及木桴竹筏至者要皆此離了遠勉圖生計本不 人估容揚帆問津者故還顧官舍今段如僧家荒陷花眠老胥鶴立聽事當十餘日

夜也 子則甚矣其億矣令故行矣實篋蕭然即家人歸程之覽亦無所出皆人謂兩袖清 則月之里見七九 **矣,中無事因援筆記之以誌一時風雨之感時康熈甲長九月廿四長湖野泊之** 風今袖且安在哉然幸此一方民出水火太平之象底可復観權更雖貧差足自然 战權事直與用兵相終始者如此稽予課額就十之三勉與同事趙君拮据如數億 荆州伏養一月始北旋蓋大軍凱歌去荆之日即新使者至荆受代之日也而子 老稚歡呼動地子亦欣然起舞信 音始至時逆黨内變道我師以入 意獨念荆南獨年用兵便以山荒邁此大從卒不可能若吾民何至八月初山中捷 忍科做好不獲已而為之大的稅至一 人遂破其岩镇斯凡四萬餘渠魁授首間報日荆 廟堂之靈百姓之福也大軍接捕餘壁後復還 一金即鉅商矣而人豈可多得哉然予頗不為 集

		والمراجع				Villa I		et e la p	Harrier C						WHAT NO.
(1) (1) (1) (1) (1) (1) (1) (1) (1) (1)	慶陽司字靳公傳	倭國記	張南郭先生知畏堂集序	漢高帝論	春秋始求論下	春秋始末論上	黄與堅字庭表號思卷江蘇太倉人順治已衣進士康	劉梅塢先生傳	黄柏山房記	崔五竺衛盛詩序	何今遠詩序	昌谷詩注自序	她文受追士官雲南開化同知有無異堂集	卷十六	國朝文涯甲集目錄
-4	九	八	と	ナ	ナ	六		,	**	1	-		-		
集															

故非論	汪 介字所人就三农里居水群	增修中部縣城記	王相常敬的孤政官順知道	进度印記	事 关	唐太宗論上	羊祐論	王英論	孟 這些人科技集會	日孝子墓誌銘	文學侯君暨配股貞女墓誌銘	内閣中書王古墓誌銘	福建左布政陶公墓誌銘	謝天童孝廉傳	国南文国一港イン
141		1+1		十九	ナハ	ナハ	ナセ	ナ六		十五	十四	ナニ	+	+	國學扶輪社印

TANKE OF THE	encessero expens		A CONTRACT	建筑体 等。)	er and	la esper	an com	· · · · · · · · · · · · · · · · · · ·	MUSIKA		ar average	
國朝文匯卷十六日第二二回	石座丈人傳	與给公會	各銭湘窟書	燈括説	市外說	沙張白初名一即字介臣號定奉江陆人	冥報錄自序	陸 圻守題京或婦人	王晚庵先生墓誌	至 海非日朝本姓莊吳江烟沒人	述古堂厳書目序	錢 曾守道王常熟人諸生族祖译盖报吾史集以曾冠首报	野边議
國學扶輸社印	+	二十九	二十九	ニナへ	リナく		ニナセ		ニナ六		二十五		二十三

至尊之前尚能此脫騙機做指陽緊一時宮禁傾動亦足顛倒一世其稱之者婦寺 驗者也質則幽深詭論戴驗尤甚後之論定者以仙子氏以鬼子獨吾又何能不為 是又以許續春秋也唇取士以該終唐之世才最杰者稱兩王孫唐之祖宗創制 到明之重 题长十六 **潘即厄其遇於子孫吾何能不為白與賀也惜唐才人皆該而白與賀獨駿白近乎** 治以網羅奇儀冀無一失其雲仍秀出宜為舉世所推生致通顯乃邀其福於祖宗 寇交紅內則八開十六子之徒肆志流者為禍不測上則有英武之君而又盛於神 賀之孤懷恨不即於筆硯何心更事雕續以自喜光且元和之親外則潘鎮悖過式 平乃質以年少一出即搜網嚴性字亦不容於人間其極力 指之則皆當世人豪惠 質憶白與賀俱不遇而以質視白則白之處天實也不猶愈於賀之處元和哉白於 亡而後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續詩也在實輩以驗續該是以詩續詩也 過皆的天亦何必重生此才以因斯人那詩三百篇大抵不得志於時者所作也詩 而才之受困又同意衰漢文始猶古堪離縣職賊後先同悲然則才不問時恐而所 世之奇於律才心與才人之奇於律世兩相厄也在原實證才同而世不同世不 国朝文庭甲集卷十六 吕谷詩法自序 姚文燮

我見如是而今讀者不得不信為是即今質亦自爽然不得不認為是則不以我注 歌之處子非唯好我且亦能奇詩也正大之說我不敢信子以子之癖於質也然則 驗而為驗之首倫也是以驗抑賀也又謂小加以理可奴僕命驗也是又以賀柳騰 者所能輕測其是非好惡之旨哉吾謂善請史者始可法盡善讀唐史者始可注聲 罪聞之者不審其所從來固己弄一世之好雄才後如直襲暗啞而亦宜後世之讀 至焚身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敬愈滅藏哀激之思於片章短什之間言之者無 同人成可之何子獨語余以子何作是語哉三唇詩惟李智录亦子手一編始若昌 余性不好奇光不好奇論以人不能奇也許又何可命故素為正大可幾元音之記 也腠理何必皆傷質理何必皆驗也我於是乎注傷 使我盡如母意我之幸也賀之幸也即我未必盡如賀意第忠爱之情無幾稱近且 勢有所不能也故順之為該其命詞命意命題於切中當世之隱倘不深自致廢必 领亦不以驗注你而直以賀注賀也則以獨詩為唐春秋可也杜牧之言賀理不及 12. 12. 12. 15. FEE. 沈鬱之忘又恨不伸紙疾審磊磊数萬言一一指陳於萬乘之側而不止者無如其 仙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於是寓今託古比物做事無一不為世道人心處其孤危 何令遠詩序

請以此談質世之好奇與不好奇者 杜白且即以何子詩作余詩久亦不解其為非余詩頃余從計僧入長安携何子所 為昌谷注原質當代名公節鄉無不謂何子之深於昌谷也何子亦將攜其詩游歷 信賀亦信亦我即以信杜白者信子矣余與何子垂髫稱相知何子長余数成余兄 為社白也何子喜遂為余原序舉因出平生所為詩示余且只住不以詩示子者以 清白子孫家徒四壁而翁聲振四遠齊志終天未當不涕四交下豈惟賀詩推而之 杜白不與賀爭也今子以杜白律假是真能知杜白者也子為質破千古之疑使我 國朝文匯《卷十六 列子好遊壺邱子日務外游不治務內觀內觀者取足于象遊之至也外遊者求備 賀皆正大也人皆為何子正大而以余序則何又皆奇也以何為杜白可為質亦可 天下命余序。余不敢離余固可注賀獨不可序何子哉夫人皆為智亦而以余法則 事之居同卷北五六年。何子之生平無一不與余似余讀何子該每中夜酒醮言及 日有是哉賀無哉子信非消奇也質未始不正九杜白未始不奇也安得謂賀不可 香山之時與地所以相近之理也及余退而注假兩關月法城以示何不何子大萬 何子之以不正大疑念不且始於疑償屯是何蓮杜白之繼墨而不知昌谷處少陵 **崔五竺衡盧詩序** 因擊夫的土尸

平内觀之先於外遊也此惟余知之亦惟崔子知之列子只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 **半極而知山水之無非詩也盖內遊而外觀者也不幾街爐之較勝於壺邱耶逸學** 為至而遍遊者為不至古今遊人未易更僕數至今讀其該如遊山水馬歷所遊之 該則詩又非內矣一五嶽也子平侍婚嫁畢而遍遊少文圖於齊壁附而即遊不得 哉古今詩人皆遊人也山水皆詩物也能以身身山松則山水非外矣能以山水備 者不知所敢物物皆遊物物皆觀也斯何衛優非該何山非衛魔耶此惟列子知之 余亦莫辨項余官東甌尚未入武夷而武夷已早入余胸韦若不乏所為詩也者似 時候真有為水使者道其源武陽示其以欲令岣嵝一碾石室六字不獨夏后擅奇 山水如讀其詩馬愈信遊之非外可知也五些在子遊人也衛盛詩物也崔子日攜 於物游之不至也雖然能以身身物則何物非見何游非觀何內非外。又何遊不至 桐山水以龍脈為脹尤勝於黃栢鎮故曰勝山先朝諸巨公競尚林區率負郭無出 亦惟余與崔子知之 于前使人以衛廬作崔子詩且以崔子詩作衛魔夷乃屬序於余序衛廬耶序詩耶 以遍遊者為至而即遊者不至似即遊為内觀而遍遊為外遊也又不得以即遊者 黄栢山房記

半龍仿佛北地土地堂後有樓日嘉越樓之左與高臺相城割然斷截不可通於是 是名片雲臺從連竹機折數發而下侵入於堂堂前後練以周垣為最古園牆外有 一般宵漢不知為何代物兒孫避到余閣其中以事佛是名栗窩左側一石片雲級飛 作閣道以附前開東南二牖口對本転後則為即口少虚以達於臺臺有来龍雅舞 余光忘不忘也堂堂石為基憑欄若樓閣盡山之蒼翠幽詭無不俯視堂右斗室曰 北跨紫桑橋入壺隱夾道百尺餘至黃相山長無左遠樂耕堂凡人之言耕者樂莫 **獎欲升視好為方圓廣狹出聚際則等空作態有奔騰雷電之勢磴船運瞳行由西** 時時間棋子聲也復下磴益隘石壁消養掩映高下色難染總怪藤根初如蜥蜴蛇 名來仙大漢從西來湖湃盪擊山忽退飲作垣腹豹受狀舊有亭亭後一徑宛轉而 復見溪西北行有好敬如景物少點復有磁若長虹卧龍偃仰端無以并承復校妾 也或云長溪澄珠是為深谷一线百盤創麓足為徑徑斷磴續緣南行千餘步見田 十里外者余舅父明庵方先生尋過獲此謂天留尤物界我無或搜者送名賸山將 田十餘畝先生渠為湖日引勝低坐畫版湯港中流聲使凡數部各禁小舟統左右 上岩蝎旋壁頂結一般鐘乳下垂深廣方太宛存跌坐舊跡外可容數人朝昏風雨 至衛第一徑沿溪左行數或有石蘭曰容谷以口徒而腹儀或象含蓄其內稱有容 **中**

国東文田川美十六

其泛雪則拔猩紅鶴點擁雙襲弄琵琶以四面玉屏風脫視黨太尉銷金帳為信奴

盈大溪中鎔鐵健石舊全碧以助湖其湍汎噴噴 真有嚴瀬及十八灘情致都 省言 散榜湖與溪陡別中鑿一大池以漸猪淡植关蓉萬本冠以亭今惟亭蟲治水凡三

六十歲兒白頭經檢算不珍此來榆耶令變所為者不及先生十之一。其不能及者 我者已耳燮拜首曰嗚呼燮今日豈為園林計耶匿影一隅承做百歲得遠市梦足 矣先生處泰之極而變處復之极時勢迥絕老母一身自擊其繁新銷散如此又見 面目如故當時樓閣不必問今汝所為正自住母事蹈龍山水間貴適意亦適其在 **虚虚如魄力請修復老母年八十有四項安車朱游示變只我五十年未至此山川**

劉梅塢先生傳

亦不敢及也以母訓故書書以當記仍附以詩

雕且負奇氣歸蜀為諸生居父母兔以孝稱值閣首看寅叛攻叔城邑公料里中丁 老人持金書一册入門覺而誕公性敏悟十歲能文觀待宗禹公仕楚之黄州學益 男聚保村社時時出奇遊截首都不敢近境賴以安守令及鄉先生咸壮之登集預 劉公諱儀字武攻晚號梅塢先生本蜀之某色人父宗長母問氏生公之分母夢有

壬子科賢書三上春官不利時天下大亂蜀為寇踞遂就天官誠得州大夫秩授滇

國學扶輪社中

據掠置之空室中亦竟分不返次日拔管攻鄰境去郡民號泣奔視公則地下猶法 當事素重公臨守缺遂以司馬攝府事會沙首襲破省城上公出走路府第號令諸 擊劍起縣涕泗沾脆有必以身殉國必盡殺賊乃止之意值奉胡入聞所拔皆住士 昔之語能琴变復善直不多作版即招名流詩酒相娛樂酒酣及時事敢像概悲歌 建松因學家之官馬建水為臨安郡附郭首州太守事即州刺史事也為政有風力 明月ショニッパルナン 遂扶掖救起聞者至益聚率相傳呼劉父幸尚在遠近窟匿者復歸奉公不數日眾 自於堂棟之中位投緩氣將盡而寇猝至及絕其绳爭抱而准之逾時乃甦寇相謂 拜畢以序就縊一時署中同赴義者男女二十六人公因喜曰闔室皆得死所矣遂 禦他怒愈驕恐不可制獨畏公不敢逼建民深德之久而諸豪華有劉建水倔强猶 都所屬阿迷州有土首沙定州及形已恭然猶陽奉令兵力最强鎮守上公時調 十六人皆已絕不復生公息少定瞪目大罵以首觸及鋒血流被直復前奪寇所執 **以公何自哉土帥素服公廉威令城下勿篤公家今胡令闔室至此各解所縊者二 酋全滇驗動遣動兵運攻臨安公竭力捍禦凡三畫夜猶突圍出戰城中土弁內應** 乃欲殺賊以自殺賊怒遂反接縛之猶戒守者謹視亦竟不索符识而守者因争出 不克守公預以孝子付鄉人王之盡令急去遂與妻楊氏何氏率家人大小告天北面 Ŧ

者一年忽危坐禪榻數日足不復地但飲水合能亦不言病一日忽跏趺坐口拈 盡效極其二十六人者之屍壘二夫人家於郊外之白鶴山求所以慰公公乘間封 者是其第八子也九子皆死世長今年已三十一有妻及子。為阿迷州諸生祭酒居于 月某日也計年與十有幾云公有子十人懂存其一名世長即付託於鄉人王之蓝 顏面以對室中就義者之二十有六人耶屢見死左右該之其謹都中士大夫百姓 建水来褐余於迷以詩文就臨余見而奇之因進問其家世割生淚出如雨以扶掩 絕句云風雨正迷津南天仗倒人此身應已處花老故園春吟畢而逃時戊子年五 隱姓名於石屏山中至是落髮披緇遂深入雲龍山朝出夜縣獨自往還懂子亦莫 印殿遁去適臺使原公狀甚悉且特屬更為檄令視事辨賊後見公不得所在公時 大集公謂曰吾守此土而不能禦恕致寇内變蹦入吾室中且盡死義吾不幸獨生 国南文四門港川ブ 面在發不能置一語久之始具以對匍匐拜林下求余傳索公所為詩文已無一存 雖符印完庫俱無恙今百姓仍奉我約束縱朝廷聞而寬我我何以對諸父老又何 者第聞其水經注則補卒漢觀六朝住聽古文節語四六奇南州隨軍南溪志攬督 日記南奔草漁僧集諸名目而已今基在臨之白鶴山故雨夫人舊家合裝馬尚未 知所適第時見衣袖為淚漬濕亦竟不敢言明望或於姿頂北望拜號哭失監如是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	Control of the Contro	e ga ga da ga							能知父	有路志
文匯									界其兩母	也長其有什
國朝文匯風卷十六					,			 . 10	石王之董者	伊也夫世長
									之也之黄	生不知蜀
i	•		•						亦古之所	ポ知祖父
	,								能知父與其两母者王之蓋教之也之盖亦古之所為義士也哉	有銘志世長其有待也大世長生不知蜀不知祖父母及其兄弟之
A 19							,		E A	不之年成名完然
は東				Sayan Trans						P.然止

紫而篡王統也時刑蠻戎猛数以强力凌諸夏晉當南北衛宋曾衛者依晉以拒处 於三十年而儀海内以翁服假令周王能以遷洛之民休養生息於馬整六師以討 望平王一改國復酆鎬之舊至於三十九年。益頹廢不復振此孔子所深鄉故以春 喪亂顧時當戡定即奉一王未有我百年諸侯相看教若東周之甚春當周既東猶 之積形二百餘年先階後骨竊天子之命以驅使其諸侯此周室之大靈所以懷王 自有霸者行於此以禮樂變而為會盟非許協之散光以征伐變而為侵滅非山暴 關於齊桓得以乘除攬其機顧其時天下猶殷假知有風故桓公必尊王以圖霸至 秋始隱元年也降而桓至編葛之敗不能大聲命討於諸侯以至叛逆公行四海集 春秋始隱公非始於隱公蓋始於隱公之初平王之末也夏商已來封達列國優遊 而幾與秦又當代晉以爭雄至景悼不能與楚歌遂假手於與以国葵而越遊與中 不此則諸侯畢至而周可以復敗惟王不能故大勢歸之諸侯以成霸有霸者非天 不成霸者鄭莊成霸者齊桓也其急於霸而不成者宗襄不急于霸而成者皆文也 以逐其和已則陝王命以逞其欲故平王之後諸侯疫病起而相爭者不可勝數其 下大爱光夫禮樂征伐天子之大權也權敬而無屬必有無熱起其間始則假王命 春秋始末論上 P

者其盖會盟侵伐之權周失而於蘇齊失而於最近替之我周尚從骨而為周又安 者矣莊王之救衛亦云救後無書教者失敬王時王臣之會召陵亦云常後無書會 之點非聖人之得已也先是平王置大仇於不問亂臣城子接迹於世不能聲大義 夫周曰宗周魯曰宗魯以丈武周公之遺烈為天下諸侯所宗也春秋以曹史首系 不為葬嗣王即位不來朝得謂之有王光今觀春秋桓王之伐鄭亦云伐後無書伐 得謂之有周乎惟魯亦然莊公城以事而如齊僖公即無事而如齊矣文宜則接題 之春五顧必始於應公元年卒於哀公十四年以為始無王終無霸者何蓋将勢使 秋之始始於無玉春秋之終終於無霸 就與越處夫至於事楚事與越魯其尚得為會乎盖自東周不能以王道治天下則有 趣之兵成襄專意於服衛昭且數如晉而晉拒之繼之以從楚兵定哀則又舍晉楚 彩異於黄池盟歌已先番非主霸丹而春秋皆以序諸侯之後不與其為霸故日春 王若無王追齊桓始創霸又不能以大義致討於慶父里克之徒至晉雖母霸而篡 國亦遊以無霸非又天下大爱子嗟嗟時實非無霸若具越與夷先後僧稱五楚於 国南文国門着十六 為之申該其依阿洪忍者三十九年至於隱元年天下已極壞無周矣於是王崩 春秋始末論下 國學扶輪社印

乘焚之瞰也從來王天下者仁義而已矣以仁義得其民而後取其國祭之民湯得 是以哀公十四年春獲職孔子有道窮之喉而遂以絕盡是年陳恒裁其君亦置 固之餘也顧當定哀之際陳擅聲首趙韓魏且分看。戰國之與不已先見於此時书 而下僧獨以因以逃上勢不至大夫篡而為諸侯諸侯篡而為王不止夫齊晉固霸 復天下未有不至於極亂者春秋之世王之權下移於諸侯諸侯之權下移於大克 候弱而大夫强此霸之所以失霸也嗟乎。天下必綱紀據及於亂而大壞不可以猝 紙以代作無一夫起而問罪者王既亡霸有不逸衰形盖其時主霸在齊最而皆諸 所謂来來之故也其先楚强而漢弱使楚能以德恤其民民必屬楚不屬漢而楚又 亦長久而無患若夫秦六國之民不欲以為君者也秦以山成如而取之其民仇怨 之村之民武得之其民皆私相篡恍欲得湯武以為玉故能集眾力以承大統國祚 **弗奮盖聖人憂之甚而傷之至也** THE THE PERSON OF THE PERSON O 漢高帝起布衣五年而有天下古帝王椒紫無如是之連者史謂求秦之椒獨以為 听將無聖人起而在佐一孔子而僅以文武周公之道託之空·高天下其不可為矣 肌髓故不一世而皆囂然以為變於時釀字前發人蓝甸甸無所雖帝因而取 漢高帝論 P

此秦恭于前楚暴于像帝處两暴之間行之以寬大而人遂以除秦法謂之仁發楚 湯武所以有天下也使漢果行之行一不仁殺一不義皆不可亦能如是乎惟不能 喪謂之義帝初不以過天下而人人盡為帝所愚故其取天下易如此雖然仁與義 太公吕后不之顧豈仁義足以動其心而所謂仁義者特勢所在疾趣之已事當是 天下不以仁義而以勢與古帝王迎殊亦世之變也夫仁義非帝所好也當拒楚時 西南文目一美十六 請余執之流涕只暗先生之所存者此集也余其敢終嘿乎。當失生少時與西銘生 嗚呼漢之與也雖極磁鳥得不謂之始我予 故雖削平禍亂止於徇其私所謂天下之公其去于湯武遠矣且漢以後起而爭天 能是漢共東之近楚敞而天下之能來者獨有漢是兩做而俱來也不易光漢之取 為春之機為其残暴使海内原爛失其所漢因拊手而得之所謂乘楚之敬也春之 先生所為知畏堂集屬余序余諾之爾與又一昔死先生之甥金子應九乃復持以 因以識南郭亡何世大亂先生避而死後十年先生之子汝上死比者次子爾與以 余年十五為張南郭張西路雨先生所知屏跡木之見越三年西路死余始哭其墓 下者惟以勢而不知有仁義之說古帝王相傳之道迄漢亡之而其後亦述以不逐 張南郭先生知畏堂集序

溪而要歸于簡敬其為言也不支不濫断断然于是非可否之介。别白題 切使讀之 **世而後之論者不以此三人者保身之明哲遂以字苑陳實為非於於道而以為無** 而不靡軍果而不怯意之所與極口予之意之所不與时目印首眾中顯言不少避 之里當所為說也大抵以療隅魄形為之要務在辨清濁别邪正軍方而不園軍就 也不重有賴乎先生之志故行其道於天下不得志而少効于鄉國尚能使君子得 者歐然奮起若猶見其體眉怒張抗拘辨論時叶其所寫于言猶若此使先生而在 過也夫人之生不至於死而論始定二張先生與吳門徐楊兩先生亦時之所謂實 其福至於殺身而不止當其時如陳寔首淑郭泰之流皆能委此其順以自全於濁 為而不以福福為應也東漢之衰 時所目為黨人者始皆激揚懷慨以澄清為已任 欲以此區區者倒驅逆稅之亦見其危矣雖然古人之所以為道者論其事之所當 韶旨話賣者再四先生足以殺其身而不死卒至於亂以蹇蹙死嗟嗟標季之末而 於是鄉之人遂相率以為怨其亂也及禍而幾死其初世以先生為實想蜚語交加 生雖窮颐絕涇無不知吾婁有兩先生者乃先生益自以名節為高且持其說以告 生讀書相磁礦以通經學古振與于也南北之士靡然從之皆接綏伏載願交于先 別明之運 悪を十六 人也其後西銘早也之三人者及于亂皆不苟以死而人可易言乎先生之學本西

或不熟态而張之小人之磁益以煙爛焦灼不知所底使夫世之潔身修行者亦將 侵言奇而不知所為奇夫天下山與水其靈論說異不可勝紀人欲以權致之力可 一選以複者可展處照折以緊行者可延时而追騰四時寒燠花月雨雪並有棲息散 馬木之西南隅名范蠡湖春宋勸農使岳项著書其所迄今金陀遺蹟猶可考少司 永故無山也若求山於城郭中·非權土石疲人力以致之無以為故凡為國者军稱 而長其我庸或少愈予余故序其集為之三太息而猶想見其人也 為小人所跆舞而舉無以自立世道之處至此而極矣當斯世也脱有如先生者起 為選與十餘年來人知士大夫一無隨世磨俗之用相與熟視而曉矢口而睡而世 国による 賞之處其水木竹石皆有以悦於人一無所虚該園之大略如此余觀世之為園者 金為谷行為岡狀為泉兒延線曲,為健與步,仰政府捡趣致益益然消鬱環抱者 魔曹秋嶽先生於此潞液壘石園以成珂號港新先生因之名其園曰港國而未之 國有山水可觀者遂以是為甲是國也先生授其意於為山者以次踵成之突為強 以鼓其熱小人皆屏營縮息不敢此自先生死而世方岌岌多故人盡容頭飲足互 左右於人無屈罪而接挨者國之內屋字不多橫高下相級屬軒以敬者可讓集 健園記 90.5

亂公躬武得實成其罪會朝廷造內監巡各省牛某者至山右受潘斯取澤民禮治 斯公諱聖居字淑孔直隸長垣心明崇禎戊辰進士投濟源知縣調來陽以產能卷 一其是已先生之才宏以博精以璋其表見於世春舉天下綱紀之大節目之細除朽 一當仿佛求其意意得矣水木竹石雜然以置之可以合形輔勢而奇出馬若斯園者 到明文涯一卷十六 公而以公越職言事段二秩公喜日我去我志得伸矣縣官上飛變罪固當且礼劝 亦上變告具陳中使胤法狀部下陽和巡撫盧公象丹最問象丹直公對書獄一如 出就各當其可今屏居無閒少寄與于海暫築之邱如派之淵如嘉木異光爭植環 玩與爭騰勢不能勢不能而益為之方且憊矣故余當以為此人之盡力而為奇者 加拷掠民數千人起而話其熟怒遂疏論公不宜以深文按宗室縱小民得為横公 轉路安府推官時宗藩内邱王子姓軍暴虐掠澤州民楊斃民命民旬的遠午欲為 瑣瑣也況園乎哉蓋余於先生觀其心知其與又以勉天下之為園者也不可以不 班荆握手往復辨論深數先生之才大而不可核若寓於詩文而與余酬和者尚其 列婚如而管如嘻先生之有為於天下,如此圓矣余寓未決旬日與先生議集其中 慶陽司字靳公傳

境傲倖一保全否若事不濟我必以身徇無他也時倉猝一無堵禦具日督城東門 賊也令城郭欣峻有可怜當竭力捍其衝僻慶已西得以稍稍筋武備相特角或邊 官祭木性刑部主事未解任闆賊破潼關西入春所過都縣皆下公集聚而言曰賊 所造中使隨撤回於是直聲動天下在廷諸臣皆自以為不及也五千補慶陽府推 故自沮抑也遂抗疏言中官縱恣不可使在郡縣章校小民狀下廷議皆題公各省 中京禍不測然不以此時極論之使蔓延虚我民其害將何成我不可以一身象之 而公言以大殿悲夫公所得士房君廷碩志節士藏公行實者二十年改備 梯仰攻三畫夜矢石盡賊於北門城下。穿穴六十餘道蟻附而上遂不支公被執脇 為拒守部亡何賊帥劉宗敬等統取数萬薄城下告以宜早降公裂皆怒罵之城雲 為僕久未可。迄余至京師趙告其子秦惟持行略并邱忠録以傳請余故不敢離 來投我其天性忠義至死不磨滅如此慶陽陷賊即西走下甘肅至蘭州秦地皆沒 之跪不屈誘以官罵回我朝廷一命官宣受城污服城大怒吃碳之罵不絕口而死 已民發其屍猶吹齒怒目如生時先者公既死賊夜寢屡屢戚相告已斬推官持刀 入膩禍不旋踵矣第慶陽為三邊咽喉此地一不守西北清壞無完土是以全陕子 國學於蘇杜印

絕供億煩緊遂議內從虛其地天童竊處之圖其狀剛纏其本末在都門数數極言 上牧守便宜四事皆所以拊流人於倉猝養人德之舟山故防海重地時以海外懸 地丹山環縣七十二居民不下數萬口跟館轉徙凍飲載道天童出国東教其国條 學者其子弟先後雖聲聞致通顧天童尤籍籍擅稱馬順治十一年。貢入太學為美學 黄子四公之死於賊也烈鬼襲者公論中使散法此人人且危公卒不少自追非天 抵几縱談獨坐中若無人馬者已復仰天笑自命為狂生先是浙東以舟山民徙內 纂字穴得其精異所者詩古文縣鴻博琅麗與賈重顏鮑相上下雨東謝氏世以文 傳这封司理公鄉子五人。天童其李也天童幼類異壯而鐵磯攻哉於子史百家釣 謝養交字時際號天童浙江定海人始祖仕宋建炎時為定海令子孫遂家馬十三 性慷慨好忠義能之平余聞賊入秦時有分守道段公諱復與者當愛陽城未破與 余同考職八月。同以國子生順天登賢書兩人甚相得每飲酒至醉年情過念食物 五婚吳梅好兩司成所知京師以天童與武林宋京仲齊稱日謝宋十四年四月與 寺東崇祀之余問其鄉人祠故殿于賊今所立碑尚存云。 公同誓死追城陷段公焚其家自殿公同日以身偷其後慶陽人建雙烈祠於交龍 137 8 1 (MIL) W/L. 1. 1. 1. 謝天童孝廉傳

|童力也丁酉秋京師就傳海気侵內地南人率情恐天童謂余旦所謂海寇者沙渚 一黄與坚只余屆定海有慈孝州以謝氏孝友老天童盖世其德者那敬己未余之京 昌梓其遺稿若干卷并狀來 勘余日先人執友莫若君盡以一言垂不朽乎。余追惟 中乞活耳何能為子勿憂其言卒大職天童之留心經世灼知時勢如此年未五十。 言切也戰以轉告都中諸鉅公凡都中之知舟山不可棄而孳奪請求於海防者天 雅且數倍民之失所者皆荷擔而立思選故上歸其人則復其居矣異不可余題其 者可不為之數息光余日所山民業已為析矣奈何日舟山土沃而利能魚鹽茲米 能行飛其西距定海一百二十里嚴鐘通行無礙也其南至玉環馬沒其北至馬蹟 為亞亞舍舟山安屬子丹山東越之藩籬大海之咽喉也其東入海洋既石森矗不 国南文园展光十六 師寫其梅好先生即中每旦見天童岌冠高張踏借至堂上三磬折始去夫為其父 風情不忍離炭次余所深知者而為之傳 不克竟其志而速卒。士論惜之前二年。余聞天童之故也不敢信丁未三月。其子九 固而杭嘉温處之堂奧皆安矣舟山一不守揚顯而北直抵天津無復扼吭如舟山 羊山要害東於此舊制所山定海各駐大師夾時特角便賊般不能截流波此層 不少隱余謂見子之必與人言舟山者何也回國家不從事于海防則已若以海防 國學扶輪社印

一運司同知公益崇道字路升號虎溪始生時王太母夢莊級公冠帶忽遠曰孺人生 事府詹事祖諱大順嘉靖進士姓任廣西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父諱介嘉福建鹽 廣總督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諡莊報曾祖諱師賢候補鴻臚寺主簿贈通議大夫管 智計即如此為諸生有發萬歷已百舉於鄉原戌成進士初授即墨縣位事精敏色 煜七傳雜 語是為公高祖明宏治進士正德時以工科給事中,動割選廷核累陛兩 乞傳也於謹至如是生平之孝子親可知矣天童有至性淳修篇行人信以為然而 刘月 子送者恐迎之耳幼奇顏九歲從巡撫公入奧就外傳即次猝失火以類盤水熄之 始督長沙公侃元至治中宗陽公由彭澤徒會精之東鄉支屬繁衍遂占籍名陶家 者職左掖按次行事勘一見今件繁以屬余敢不追次以補史氏之關乎按陶氏屬 或未悉其經奇自負慷慨踔厲如此余故以其多畫添洲者情載之若詩與文之可 先生之言質以信護排算大略乞誌之并銘垂不朽余數日余之耳公名者數失先 青山距三紀次子還令常熟注然語念見先大夫仕明末聲迹顯養歲久懼煙沒惟 順治七年某月日故明福建左布政山陰陶公卒於家十六年已亥某月日非縣之 紀者固多矣以非天童所汲汲也故弗詳。 福建左布政陶公墓誌銘 と重したよう 中

使易見遊夜演覺宛猝至掠沙市。公會兵追擊敗之當陽斬首亡算終公伍賊不敢 弊並允行凡所指盡皆引絕抗根切中叛要懷宗姓之三年。通勲臣湯國作以清運 使時山西初行民買軍田事公力救止之五年以外政補湖府荆南道判州扼秦蜀 揭稱行賄大司馬梁廷棣不窮竟公三疏勒之與公際者遂合謀出公補南饒道副 就平宣肯養交持禄洪込于天地炒點之時為世所訓笑哉崇禎二年起補兵科給 年投户科給事中道遇趙忠毅削奪還下車極慰藉至京師適楊左諸公同龍方遂 倒西窓精籍欲南下。公稿背暴丁壯五百人作練兵七要。練陣五許以金鼓為節次 徽時必且盱衛而起以身蹈不測迨逆欲燻輕甚于唐宋末縱不捐驅徇亦當以去 大治王子調校縣校大水設法服所活民甚眾內長考選尋丁母憂及父憂天啟四 支持典冒破盡為察華又以倉場出入露耗加信請照驛遊設勘合以次磨對清宿 事中首論娟開諸人以明哲狡飾及託病苟全者宜下所司崇殿之人肅然時遂防 方張公欲逆折其機子故裝未解而去顧猶幸其去之之早也既公在你當楊左韶 国東江国一美十六 久縣廢缺儲條因召對極言兵之强發不在多事請縮兵就鉤以圖實效其官軍冒 以慎起居去疑衷慎名且聚下情四数條奏接唐宋末為戒開然即競逐時報監勢 犯判八年守羅定兼攝沿海五道事白文移襲千百立剖法十年尋性按察使領 國學扶輪社印

趙氏大學士端肅公諱錦孫女銅仁府知府諱某女封孺人子二人沐貢生還貢生 純熙岳薦思益既無鳴鎮金舄皆學生無黨太學生元孫二人莊主銘曰 長沙東迴測水流支係浸演成大猫維祖及孩子姓稱俊先梗縣榜盧先皇賣白節 年某月品年七十有一所著有莊子說老子說諫垣草拜環堂集若干卷行于世配 之乖違可概見蓋為之一喟不能以舍然也公生于萬虚八年其月日卒於順治七 能盡其用已出於外世當大亂懷宗號咷以求賢而又不及公師公生平其時用舍 時远而甚之者聚矣公治學差與治剂異蓋世所應為者勇於為而不反顧公天性 宗以後網紀張壞已極矣當是時懷宗力振起而天下之人習為慢欺以相矯飾公 領西道會海縣以互市相爭殺公謂島人鳥獸性不應窮話使為變物頭領諭今自 今任常熟縣知縣孫五人枳貢生候選訓導權本皆學生樹集皆太學生曾孫七人 嘗激昻慷慨舊其筆去欲以破幾十年沈錮之流習而卒不能徒去於其位其言與 者以先者購裹為不合巧構之卒事白公亦尋告歸距明亡者五年耳嗟嗟明自神 但以息民保境為長策則固時事應若此豈先後以特殊哉公始立朝既得君而不 使然也獨當中州破壞時大勢搖動催一海隅尚小安故嘗總總過計略於細故而 **誅其首為事乃定時總督張公合沅贑兩撫動楚宛公已升福建左布政會有忌公** 1 甲

京師又二十二年。歲次辛己其子緝修等。葬君於太倉上都之祖堂來謁銘余以與 率王氏不能以復起而君適磨滅於其間亦可為之痛傷者已君以康熙已和及於 塵浩劫中華人世蟲惡之遭迭為推挫以至死嗚呼天之於惟夏也生之卒死之大 兵假令其後君所遇稍稍及前人於以振興祖武庸遠不能而故令三十年日處窮 即以其才震發問里余竊以為先者獨弇州早歲能奇顏如是今復然瑜那其有續 疾必海内趨之如於騰景附可謂威矣已流微日衰距五十餘年有王君惟夏甫暑勘 余觀於瑯琊數十年間而有数也昔者我州王鳳洲麟洲兩先生以其文章聲氣憑高 國華文題 卷十六 族次子廣籍太倉為東族祖自此六世諱傳成化進士南京兵部侍郎五世諱門嘉 左世界界傳至唐宋子姓多通顧追元崑山州學正諱夢聲家於官以二子分東西 君交者四十年。為之淚承睫而俞其龍王氏自晉即邱覽远孫始與文獻公導為江 **州滅没將何求我作銘詩表六幽青山磊落同千秋** 何脩脩抵觸中禁街窟墓飼符聲掌超炎洲脩然反之敦一郎鬱盤松柏風勉測史 靖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總督副遼等處軍務贈尚書子二皆進士世 負尚書世想南京太常寺柳是為君曾祖長子士厢早年遺孤瑞璋中萬歷已酉奉 内閣中書王君墓誌銘 國學扶輪社印

書買請君論定堡科之文以行世字内翕然奉為規趣重郵絕徼捆載絡繹而君名 人以心疾廢仕逃生子三長即君君諱昊惟夏其字也生有異寬襁褓中聰慧異常 遺在斤賣已略盡而君始以大国居常散懈不自得坊刻悉謝去偶赴江右王印周 無若是者君亦果歲以為常而隱憂始于此先是袁孺人撫孤子以嚴肅東家政中 諸公每經行各色定盟約必致君以為快君亦具供張設為聚敦以應之往來江浙 雅書史諸詩古文職縱筆為之並如風智作鴻門行兀暴警拔有脾脫千古之機棒 兒總束幾所授書一過能記誦稍長以時藝編具草即有購人語師歐欲遊席已涉 之約不久拂衣歸無當恕軒三楹寢處其中日縱酒不復御飲食惟是研釋經史躬 以逾遠顧欲東首受盡卒非所喜亡何而奏銷之紫極學校一空君就急後得免歸 君復以交游費不貨其家因遂以春削又數年四方友人率貴顯君尚偶然為諸忠 外於凛奉成法管產倍充斤已先逃遭世亂舉家遠徙以希鋪付奴婢侵蝕者過半 而上議論風發傾其四座至於就等交錯躬責夜飲酒至石而不亂世間無會之果 問諸豪後聞君名必出城相要締交好君襟懷懷處各得其惟心當實朋廣集旗機 御史争提首以為其才當即致科見君顧岸然不肯就省試時異下文社風起在郡 好先生較為絕才諸里中宿儒皆紛傳說以為拿州復起也强而此州郡守这督學

就誠亦不遇內閣諸大學士重其亦合詞故奏曰王某文譽素者今扶疾歸乞予以 意人世矣未幾以文學屬於 朝踉蹌北上遂嬰散疾已疾亟猶日酣飲不少節強 見用而始荒于酒蓋逃死而猶樂於生者也若君以逃生而遂以是死且一浮名而 月的卒子康熙已未年某月日年五十有三娶顧氏副室錢氏子七人之海早為鮮 **尤痛也君才雅健英發所着还無不工古文尤絕騰惜散逸無副本其當恕軒偶氧** 飛程便為持七五境見者或數息江下。在余更淡潔纏不能自收出強感其少日日 尚不得于身親享之不婚乎哉死之品貧無以飲余告于諸大臣素所往來者皆厚 看莫若蘇子美石曼哪史以其不遇而惜之然二子為長史為寺还皆受爵於親不 其指趣以投徒請學弟子日益進得其指導者軟有所成就君自此有終馬之志統 國南文图 美十六 纂輯亦未竟然君既以所學傳于世份著述何客今者諸大臣且孽起而稱之後之 裂朱增大書其官影以奉楊 國家之休命。余送之郊外時候夫既既來明風吹南 可伸於地下者此耳君州學生由為舉投內閣中書舍人生於故明天故丁卯年末 **職其不相識而基君名者亦職金以為腹以是含飲得成禮并具丹車及其惡為之** 一官示褒異家 恩特授内閣中書舍人命下而君死矣嗟嗟古之逃于酒而荒馬 和無暴其人以其緒言餘論而追溯之者予以是知君之必像所謂五子人間猶 國學扶輪社印

無錫侯子故冷持其伯子傳與殷貞女傳告余見我子夫子婦以節死先此穿土葬 之魄者耶。 幽處未有雞謹以請余按之可特盡其何敢脫君許虚字撰處曾祖給事中祖貢生 竹之報以良米之約以密也何質與米皆挽敗以不卒也豈其命即人無權而制 成之淹州學生娶陸氏之為娶徐氏文翰崇明縣學生要黃氏女四人孫男十人 條甲子副榜首生入太學充典禮生考授知縣聚異氏之港早亮釋高嗣其後娶陸 繁時被冷廣交游四方多往來報蛇言誠十五得咯血疾自傷年不私賦詩有做座 坐不飲食優然若成人十二讀書了大義十三四汗磁學大就顧性审靜不喜逐聲 父即兹冷息貢生配則貞女殷氏也君五歲從其祖避亂野尉山足跡不滿乃非設 其悲銘日 以磨蝎也雖然一眇不而能捫奪先抵闆園使天上猶知有若人非文章而疇與為 女十五人曾孫男一人今維修將就遂諸子皆能交至成立而能拮据以葬親人 湀闢也呼麥化一塵寂其有仙也殖殖然土三尺其猶足以載身後之名而妥生前 稱其孝余與君交久其梗概恐世尚未之知故書以告且以述余之所心側者而識 月じ国家により **文學候君聲配殷貞女墓誌銘** 十四 甲

奏音問閱不通君受成女即如應君甫卒女即改服毀容謂左右曰夫已故何不言 拜舅姑撫棺一號慟家之大小哭失覺不能仰首視治管非鑿二穴以係於是事舅 强內之侯館於别問己疾函殿促歸仍反其舅氏女哀痛不出以遂昏憤絕與中久 祭凡獨與無後者祭於宗子當室之白其吉祭特独祭而弗舉以其先成也獨之可 乃姓泣言日我身既歸侯今又將誰歸耶脱夫有不益我必守以終否則先請死時 悲也不甚乎。春秋即之戰皆人以都童汪錡住死廚唐人乃勿鸡君少讀書無一事 城事第之母太孺人唱孝敬兹冷次子琳舉一子文混為置後女大喜日我志稍思 取凡此者先有夢告之幽感故如此旦暮乞復歸父母固不此女誓死乃遣住新髮 母王孺人與貞女之母同母出也死以女見儀故妻為馬先是殷以部言採民間女 家弟子少而天往住於将政時延高懷命名說成為解脱生死此尤其可悲者君之 死于編爲得而勿殤又屬之不能不為屬也且夫女子娶有日而死者夫齊衰而以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也嗟乎。丈夫冠不為獨君年未的冠其傷者正也禮曰殤不祔 **究女故多藏海已段革。與內外網城從客款别就站手以不得終事為城與而遊時** 国南子国一天二六 十七稍痊可武于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病復至專意學清淨之何卒我三吳士人 一落三千界大夢今垂十五年。爛柯貪看爭殘如白石何心憶再生之句讀者悲之 國學扶輪社印

清兵昧夾至遇道掩殺無成者奇與父偕遊散漢中兵得其父欲加及奇跳身出气 當解立冰雪中。氣勃勃膚理不為數讚煉情出師二表必反覆流涕日手方正學于 吕孝子韓雲亦字石英太倉沙頭人少煉城有至性該古忠孝事悲情激壯髮上俸 嬖後娶,奇益起孝敬父感悟謂奇民為子告汝復何記乙酉鄉怀民大摄七月晦 別月と国際によった 之事無代與奇同志操倉粹強其黃棺材皆盡禮光次之日此我夫志也及夫檢引 文命兵不聽奇環抱乞代死父子皆被殺及死奇猶垂首者父胸若吮乳狀見者悲 忠肅楊忠愍集獨心泉其為人往往中夜起立長職整復馆如鶴晚少丧好父良臣 女而領于而父復土方中。合居其所呼嗟书。天地以終古。 子乃節馬者不又別乎哉噫國與家其一也當艱難因厄可死可不死之介而以品 婦也使其歸母氏惟父母之所適孰非之今乃以身殉得以猶子為之子是公之獨 战葬而除禮曰夫死亦如之言未成其為婦也必於矣不醮不廟見其猶女未之為 刀断一指血淋漓問樣地徐拾烧爐中回我警死如此指左右皆泣下已州守白公 而不獨無後而有後其不為者教之鬼達顆而孤處者皆女之力也以視世之娶而 研大節特出乎其間此天性過於人世道之所以不朽也節日 占孝子 菜 芸 発 甲

					}			ł			闽	迹	难、
]									標	基	基
					· '	<u> </u>				Ì	學	織	13
											燐	添	節
					ĺ						人	為	套
								ļ			100	极	建其門目節孝貴奇
								Ì			血模例兮好人做戏啾啾兮就是與非写高邱兮父子來歸吁嗟者	誌其基變而為招魂之歌 日鋒刃鉢兮青霜飛金鐵鳴兮生民権原	姓其門目節孝襲奇人以為定論云寄年二十五以某年月韓途於
									,		啾	歌	以
					ļ '	Ì			ļ		3	B	3
	;					- '					图	新	為
										-	金	盆	7
											毛	分	49
											王	重	手
			İ								例	想	7
											学	公	ħ.
											义	鐵	以
											す	750	秦
						ļ					人	4	百
										}	呼	民	雄
											喽	極	塗
											氢	な	松
												事	新
							}				翼	134	阳
				ļ							异	1	友
	<u> </u>							}			木。	殺	
歴!	1					}	.				1	시디의	75

之禍莫找然大抵皆動裔舊族恃功避罷自敦作佩羣相效尤而吾謂其禍悉願於 盡均置之間散而使總征伐者則其從兄敦也且屢從子弟布滿顧要宗族强威 堪敦之福釀于導者釀於道之縱成而諸逆之禍釀於道者釀于道之姑息也曷為 敵者其成偏足以制朝廷王敦之逆甫靖而蘇祖之難即與桓氏之謀未成而劉氏 益驗恐下致王馬之論上開疏外之際故自播選建業歷數十年而不敢加北漢之 遂以東晉中與為導之攻顧以丧亂而擁立外議治成制而重為建置追異人任是 復而不肯很失在秦權之主私人皆知之晉可復而不服復失在王遵之養仇而 敦之禍釀于海也盖敦惟堪之言是聽也堪即未必教敦以逆然使敦初觖望之由 又安足為中與哉中與之業莫先於克復乃向也以像力一語收新亭之流而改 莫之知也論者第以推奉元帝傾心輔政明帝嗣立賴其固爭江左草創大建規模 國必內治而後可以外據東晋之外敵不如金元之强而亦不能克復中原者宋可 之憂憤溺殁中與之紫莫大於簡將乃初造維新不聞推數即陶侃温崎桓委庾亮 之後不聞有義旗之建也河北重鎮僅一擊楫之祖逃而又以陰備內難而代之使 矢歸後疆之咫尺者以內難時作雖欲外攘而不遑也騎兵悍郎力不能以侵外 Ì 王導論 孟 遠

争即此周載之前不答即誅敦何當不視導為去就哉且敢未始不可與為善也臨 聽其職去臺城之入任其縱横下敦擁兵不赴任為刺史郭默扶許擅殺遽任方州 則實不可言不成而亦無如我何仍不失吾之富貴也又何憚而不為自石頭之據 而人皆知所畏惕與刑一廢則擁兵東蘇者莫不思輕舉以僥倖於一旦以為事成 极之反正而徒我之殺傷受其偽命內外構結特用為利直至瀕死之愈知其無成 危定計歸重朝定向肯之機非盡順順也乃以家國之重望手足之至誰不聞一 竟為天子也夫就非導嚴典刑而專事好息之所致與或日蘇岭之逆王堪忍之而 也其雜數昌為諸逆之福釀于導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該國家有典刑則亂賊屏息 欲冒滅親之義為保全門戶地猶不明正其典刑而始為發哀之舉此而謂非縱成 請見明目張騰以他日之賣含者賣之敦必引罪入朝更其晚節觀夫嗣適之立固 易視之豈不能容忍之故哉即如亮者雖國之元勇光而于南順之叔文熟親也私 安庾亮激之而叛安在包容者之非取曰是又不然彼蘇峻者忍之而然不反哉这 而相沿成是跋扈時有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即思為宰相以致制天子而即 導即明示以君臣之義喻以利害之端則必不敢前反叛之心即至追據石頭公師 國朝文图 光十六 則禍小達則愈大亮之失始則處之不得其法而遠徵之繼則禦之不得其各而又 國學扶輸社印

一法發名發而人亦其之祭也夫名譽之誤天下萬世也益如是哉 此誤國若此顧當時歸其德望而迄今猶目為中與之良佐也則徒以其開雅清湯 · 於擅我竟置不問 繼乃百聲恭福至於國破君危奉頭鼠說乃泥首待罪無敢議之 在握無異同之議掣肘之虞也明其政刑簡乃俊傑克復之事實惟其任而况從兄 主伐之山海口自非聖人外所必有内憂接范文子釋楚之說迫後吳平而主上淫 後日之人主之而當其時之計誠不可不出於此也皆幾一統抗命者獨其羊枯力 世之論者只智者之計在久遠而庸人之計在當時然未有舍當時之患而專事平 而美之為包容鳴呼彼權奸召福庸臣誤國天下後世無不非笑之而導也召福若 林卒以此終罪則大<u>矣功于何有夫本無安援之才而文之以清養本無裁制之思</u> 而反報以龍禄何一非動叛之道乎導以輔弼元功尊為仲父當江東之初造機權 後之人因事後之成既以為當時之計之失而若人固不任咎者益後日之事自有 久遠以為智也夫智者為久遠之謀尤必先為當時之該追不幸而變生於久遠 以之破敵何堅不推顧一不出此而惟植私門之黨援政亂賊之旣解效尤接鹽國 以雄威之才用之於正必有可觀祖約桓温又皆忠義之後也賢其先張鼓其勇慎 國朝文匯 卷十六 羊祜論 十七一到华夫商士門

是枯之深識何當不已計及于久遠而情乎枯之旋發當時在廷諸臣無能為做漸 |文于釋楚之說其亦非殿曰是又一說也列國縱橫天方投越文子亦聊以自解取 充而宋祖之代李英李温皆失外權之·義而其繼世之慶悉由於此也可乎我然則 應釋之為外懼也則是漢高之平楚項光武之討應第公孫述唐宗之征李密王 左數十年之偏安又安藉那領其對帝之言可取吳不須臣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惠 此不圖將終無伐吳之時且吳不減與日之患不在州鎮而固在敵國矣彼元明江 得偷延於江左耳夫即榻之前宣容他人軒腰即使是虚不甚令主更近異亦不可 不伐也明甚想武之雄未當一日忘兵也嗣具有可乗之隊而魏亦有當牆之變故 **亂不作追必聖人能之然則晉主之夫固不係乎矣之滅與不滅也且夫矣之不可** 己滅敢己也而其君果有憂威危明之心其臣果以十渐十思為諫達方底定而福 帝之庸假使其不滅敵不亡。撫有中夏之威久享藏来之襲有不漸即於荒淫而日 之杜防陷其君於不道而反使深謀遠計之元臣受不避之誠也悲天使其不可伐 任其奸佞者形如其不然則強敵在外而偏處一隅者當必無失德之君也又使異 不代也。枯之語張華也雖以失英今日之機長江不可得越而庭逆知旨主之勢失 决字正明纸養遂服濤之遠識而谷枯之失計噫是何見之陋也夫以逆昭之後武

計西向數月之間遂克長安是何其道而同功耶以余度之而知光武有不得不為 表可以發唇太宗南學大事香陽西發武周突厥欲來虚掩襲在議北遠而太宗决 本音漢光或昆陽獲提以乘勝之師不真取長安以為河北吾之根本也根本不**固** 之徒原無大志移克提之兵迎而討之若推朽振落平其異二也且此武之時守長 長安為求所指難以分應太宗之時惟一李密耳守成阜以拒其西向足矣者或周 固本之話太宗有不能不為建取之謀光或身起徒先聚皆爲合非先固為則其勢 定天下之大計當都古人之成践而必不可襲古人之成跡而不知所變何則今昔 |兵之機且夫人主而果傷心于敵國外患也無則民虚則仇朽索之缺春冰之樣又 其可以點後世光即孟子因心横處之論當進之於燕安狼毒之時而非所以定用 安者更始之間的也暫而置之取亦反常若情帝遠在江淮長安克而隋氏之紫始 異院其所處之地異其所遇之敵又異且往往有事機變於好吸而得失縣於毫芒 異必有形之敵國也耶 國制之運 人卷十六 孙而難以進取太宗以藩封之常素無之師。一旦動養兵進戰則克退選則散其異 一也光武雖定河内而亦眉基盗蜂起山東實機雕西达據巴蜀非先固本而即取 春太宗論上 取片之句上口 4

兵而已矣嗚呼以太宗之知兵若此其能定計也若此又安住而不一天下也。 宗無精於人謀不特決幾運養恐其獨斷而推堅破敵皆躬自從事高此無他善知 宗之克長安即光武之克思陽其為先聲之計同事固有異而實同者非襲其陳跡 大功成大名者置其身於度外而身卒以全皇皇馬謀所以自保之集而卒至于不 定亂難予保身難予則必日定亂難失破敵難予保身難予則必日破敵難矣乃人 扼洛陽之亦其異三也若夫太宗之定長安即光武之定河内其為根本之計同太 去長安克而天下之心始歸長安克而龍門東渡可以過三晉之餘武年中據可以 保之計適以自禍故保身者人臣之所大忌也吾讀晉史至郭崇韜而不禁撫然也 可保盖被保其外則必智搖而處掛以奇才異智之人而往往為每國迷邦之事自 能定難破敵而常不能自保其泉則保身之難更難於定亂破敵也然吾觀古之立 頓者兵之大害也吾當謂古帝王之定天下難以周武之聖獨籍尚父之不而惟太 使仁果之不服謀盡夜兼程追金剛于鼠在使之計不得立而備不得成故勞師久 以惟門之使受知於知樣見住于主上次大疑定大部南取大梁西定巴蜀以運 以為同也蓋太宗之用兵也惟得之於神速先入咸陽使南巡之不及返直趙城下。 麻崇強為

一端笏立朝正主德格君心使之親君子。遠小人則不期保而自保其或君心難格而 已則不報為君則不忠皆其自保之謀致之故為人臣者必不可有自保之謀者也 卒死于讒諸之陰謀豈其智足以排諸將傾人主擒方章服王行而不足以制遇遇 一欲全功名於危亂之朝亦必有其道矣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敢不疾豈 而兼折衛此其功宣在韓彭下哉而且謀歐規益竭忠無隱人臣之道為己盡矣而 関けた国際により 潔之修行使無可指之隙謹慎緘默昇躬盡禮使無招尤集怒之門此則自保之道 主與求之故哉惟仗忠信以安義命則小人不得而間而刑辱不得而加而不然者 婦而使正中位而敢吾君也止為一己之謀而陷吾君以失德其罪又曷勝該哉為 樓之達也則該之豈不欲其主為聖主而我為賢臣予乃以微賤被掠沒邪嫉悍之 小者也大中宫之立國家之大都而君德之攸繁也方難以忠諫自命費令之殺别 伶宦之勢而復進淫邪之婦是何異教焚而益之就极溺而加之石哉雖然此猶其 于父子。而且答而逐之不有于父何有于我况淫邪之婦更伶官之所易緣也欲此 知非党也韜難功名盖世子而劉后之立度足以死后之為人衛所亦知也思莫敢 為自保之策者也立之以圖其保而反以我之德以怒報功且被像人成定之而抑 一之伶官與蛇之死劉后殺之也劉后者館懼伶官之讓從其德我以制之故立馬以

一乎沃土民縣騎斯淫者土民憂憂斯城上知憂則必遠計曲等以請命於科下知爱 教學之聲連重夜繁而苦者甲戲輔馬省子令是色七年矣余入其城則灰爐及像 則必儉德省灾以冀回於天今天下無不苦兵也而大江以南於故為私苦兵奏之 此莫知所止憂方始耳余聞之怒馬而悲瞿然而作曰有是哉子之能憂也古不云 虎視而鴻華者平定安集之叶質而隣突者躬親撫御之民得恃以偷息於旦知嗣 己色先受兵鼎革五六年。色义苦密寇以兵滋兵以寇召交相接也自我使君至其 虞邱當意輔之衛甲於瀛海而田賦之所入無他邑之一。賦不足供往朱之費叶呼 也有容過余日吾之色固世未散而兵先見世成平而民差安者也崇禎中人寅年 無居室也登其堂則蛛網塵封可羅在也余數其以應接之繁而承平之久而其復 濟之則信乎保身之難而為人臣者其不可不學也夫 前破 破可以才勝可以智取而惟欲全其功名則非才智之所可及而必有學高以 密而欲為非常之功遠賓不禮君使不迎若崇載者通自殺耳安在其自保故境定 邪權体之門以是思保吾未見其能保者也况身為弱媚而欲治剛直之名数事不 国真、万国門えてい 也若夫為持禄養交之計而順者之欲逢者之惡乞憐於宦官官妾之手委此於好 游廣邱記 國學扶輸社印

· 系樂石理之梁內衛之鮮不學矣而何以憂為善哉子之憂其有感於使君子。新子 一苦臟比歲不發征額益增冠去兵至徭役勿絕濱海之區炊烟同於慶雲被核比於 且告余日尊龜正美松前未無將去是而老馬噫便若翁子者而皆欲從張翰陶潛 治也有亂之實無亂之形不可以治夫江南固向所稱蒙富之區也如人之病已中 葵供應之紛繁也瘡痍之莫復也上之德意不宣而民莫帖席也謂是守令者之罪 於膏肓入於腠理而猶華衣肉食醫療於街市之中而不知憂也若爾邑者病已愈 秦越人之視肥疾而不知身之即於唐火精新之上也蘇子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 華道古今而稱盛德以為民式於法依於兵成太平清宴可計日而待。其於民也如 繁方絕又重鎮之而一二富家巨室之子。方且左扶燕歌右擁趙瑟雅珍玩而聘豪 鞭笞之日此 海泉然而易子析機敲骨錢購以急征與而搞頂貼背之夫黃口解此之子。負行李 於寇苦於兵苦於急公之成例而又苦於耽耽之虎與喔班之狗馬方越鼓而震之 而杜刺之其故之日此繁富之區也嗚呼一民耳方且博養發全旦夕之不克而苦 擔舟車以與健兒荷戈於道路屍骸相踐鱗火照野而虎冠鴞目者稍不及又從而 以游也其可及富懂此色哉余聞其言心益滋戚有客在倒不知涕泗之横焦時順 朝廷之正則也不則身且受罰上以是督之下下以是督之民又從

			海车五八月日記。 卷十六
			二 國學扶輸社印

聖前約今身任之爱餘九厘末费用後歲令其如父老何果曰弗於是工南作部民 農病暫靡官損以城存縣以縣存民可予眾日養已又日計小者害大多謀者解成 布節府傳以大譽,緩後薄罰以與父老子弟相休息然後力取諸股村伐於山工弗 侯聖培因故址而城然城善解署又隅於西地弗善規模草具金侯至自西陵登牌 莫大於域民城者域民之愈必眾而後集者也春秋城城必書志大事也是故匪才 未選光可然動大飛與大侵民煙勞驗曰然曰敦使令用節役者問益賦以悦上官 歷署喟然久之退而言日部民貧嚴惟是咎,一日屬父老延士大夫謀日中部落奏 自是太原姚侯城上城上城空曠即古坊州政而癸未城破全春州縣皆下中部獨 不任匪原不率。匪動不然才以作之康以始之動以繼之雖鉅必勝今金侯一 無遠近成子來趙事遂次第告城王子只嗟若金侯真克令哉夫政莫大於動眾功 不下以色侯殉難也於是環城百里無人迹士弗書農揭竿凋馬久矣順治八年彭 **以中部固昔文献郑哉明末大亂起於西北攻而城陨自中部始城醫媒蝕未已也** 馬王子将入青門過其地聽之律如即之歸如模槍修修長堪化化心善之已而嘆 金侯增築中部縣城成遷衙署相吉而建文廟之右工成鑿東門城凡三門門各樓 增修中部縣城記 一舉事

Same of the State of the	Salatan injukerakan	on, was to come	ang pangka apang	Carrie Carrie and a	entera generale de	Copperation and the second	Magaziani
							而三美備馬故日克令哉城周廣如舊衙計堂室三十五極金侯韓國朝文匯人卷十六二
							室三十五楹金侯薛九鼎西陵人

建儲改元立后皆有被逐為常制大敢者不論罪之大小皆敢如漢高即位汜水之 書牌大意范爾以為非經國之常則至秦并諸侯始曰大叔天下由漢以來或即位 有秋官司刺掌三有三赦之法亦唯遺忘過該老弱養是耳非謂教人者可敢也禮 其刑于四处大禹設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而防風後至之我有色不道之誅在所不 陽西都長安大赦天下之類是也其或某處有公或車偶行幸則曰赦某那以下。謂 屢頒發之也請得而備言之舜典音災肆旅謂過而遇災則放之以示仁而未常稽 自不失於鄭之意若夫最行故看則王法中她而猾賊亂人且公然打網以侥倖於 嘗讀易大彩言刑獄者凡六放則惧而不遇賣則明而不拆豐則致之以刑啞嗑則 **別月と重要にた** 之曲故後有遞減其罪謂之德音者比曲故則思及天下比大赦則罪不盡除故曲 死解之解日散過宥罪大約刑獄以離明為主而震以動威良以止暴克以益之其 **教之以法其用之而不敢選用與不忍然用者唯見之中字與解中乎解曰議獄緩** 口疑獄訊問與求共之聚疑本之疑則有冤故极而不疑者不被春秋莊公二十年 以緩之雷雨以敢宥之此中乎與解所為作也雖然誠而緩之訊鞫論報其詳其傳 朝之不死聖人用情以佐法之窮後乃至玩法而情窮於莫可用未始非赦詔之 P

孝子見響而不得討遭盗者賭物而不可取故予以為當省刑於未刑之先慎刑於 用之而未嘗及于大香即漢水兵革之後寇賊姦完逐難法禁故申之以大赦與天 則敢之無裨於國又知可也是故唐廣三代所為赦宥特于過誤之小刑罰之疑者 在為無瑕垢之稱也將欲與天下潔已布新灑心更始而不知其廢天討虧國典縱 王行有言今日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故贖令惡人高會而於說老盗版職而過門 出柙之虎磕毒已久一旦得出而大肆其搏噬至於莫可更制則是朝廷後邀市惠 赦與徳青可以時降者大赦難曠歲一舉盡天下之四而順釋之其中豈無豪健如 下更新亦非為水平之世養好活罪計也後世替之不革植金雞設鼓吹遂成故事 不願為城若劉景升父子歲歲敢有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最知律有所不及 何以惠長姦感初有言丞相亮情放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衛吳漢 日散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葬窮極必不得已權而行之今無旦夕之危奈 君臣所以相為告戒者不出於無敢之一言則故之為害可知也蜀漢孟光青費費 不甚故城吳漢疾軍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慎無故而已古之 有罪賊良民莫此為其唇太宗常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自有天下以來 之虚名而小民反受縱姦之實福也故竊以為刑罪當省當慎而决不當故且夫赦 国事、方面一見一 二一國學扶輪社印

擊人而又生之也雷擊人不能復生則刑殺人必不能復檢議者又日帝王以水旱。 漢之越救殺人之子。而不敢無罪之黨人故邪不故正而猶得謂之公子。公而守法 完夫赦而至於宛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彌災也議者又以以人謀赦則死以主行赦 **賽鳳之來非由散召假如二人爭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放則有罪者裏而無罪者** 故降德音而宥過開推牢以放囚所以感天心救災首也不知桑穀之異有德則為 用刑之出而决不可赦刑於刑定之後議者曰上天好生放所以應天之心不知天 則天下有不敢溢之刑私而行敬則天下無不可逃之罪聖人治天下奈何不刑天 之成通官官經傳等交結部黨天子震怒下都國建聚黨人天下之大惡不必以殺 某宿害楚國可除之楚王封三錢之府将為於長男取金以去莊生入見王已尚未 則公編常聞之尚朱公中子殺人囚於巷其長男以黃金千錢遭莊生為秦某星犯 不能有雨露而無雷寒人主不能有勸賞而無刑殺以刑殺人而又放之是使以雷 人而望越直可以因故而殺人然則敢非所以生人而殺天下以殺人之其也且東 風角推占當旅遊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西促收捕既而逢成後死膺愈惟竟荣殺 生得金則旅失金則殺赦以金殺亦以金而猶得謂之公乎又聞之河内張成善就 公子多路王左右令赦恐失望王遂般之是楚國之旅不出之楚王而出之莊生正

夫又繼而派之排門之夫始而惟船繼而派之船户之船又繼而派之里保以見船 **蹄跡而衛地之差遣四方捆至南北其轅朝為之春而夕為之舍者無解君也雖甚** 一民而其害可勝道哉愚當著等之街地之與僻地不同也僻地这个山荒終歲不見 煩難而不能免其擔於鄰封南驛之用夫船與北驛均苦也始而僱夫繼而派之里 **鄉兵驗擾按接膏血為枯則病在民夫病因而因為之虚病官而官為之應至於病** 力以奉之而怒訶笞屈靡所不加則病在官驛中浮襲日甚一日正供不足不得不 出於借支借支不足不得不出於飲派船之官惟者而民惟矣軍馬之官辦者而民 必請增於大部歲耗金錢無算則病在國大師首係悍差健亮逞成橫索有司雖堪 大軍之更調日順差員之馳驅如織京官之致餐授館者絡繹而不絕額銀不給勢 古之設驛遊也所以通往來勞行役而將王命也故國與官民交受其利今則不然 中智以下當知其不可也故備者於篇以後世之言治者果馬 國朝文匯《卷十六 一差至而夫為之逃船為之匿向所以因南縣者今且合南省之民而业因之矣北 不敢者垂疽之砭石也人主不砭石天下而必自委其戀勒至於人死而馬跡雖在 下以公而必敢天下以私也管子不云乎。文有三情武無一被敢者奔馬之奏轡也 路遊議 三國學扶賴社印

此風一 縣設立號冊詳載官買馬者干匹造車若干輛置松若干隻募夫若干名呈部印發 費過客不過會無之需購貸之機至於夫船車馬不過照數給之而已雖甚不法差 平民亦必無自而起何則過往之差其所望於有司者大兵不過搞勞之資的秣之 馬為之空向所以国北驛者今且合北省之民而並因之矣至於東折之弊非難派 至若折乾之說起於横索問因不能如數故為此無可奈何之計今既立有定額官 來請以大法治之無人人知養不敢計索而驛更與地方守令皆不至疲於奔命矣 問之民間以上二項俱令本差自填號冊年於繳部稽查如有越數謀求者據實題 尺遇仕官兵丁來往悉照官設額數給與缺則借取鄉封應用不得求之額外不得 給各屬驛吏凡有過往差使應用夫馬名數悉照勘合火牌應位不得浮溢外而州 今之計算若設為內外稽核之法內而兵部頒發號冊給與各省縣傳道縣傳道 員無可言旅雖甚不肯有司無所用旅惟攤派之平民則恣意苛索百計刀難惡差 之車始而馬養之及繼而馬養之令又繼而馬養之地方里用一差至而車為之藏 驛之用車馬與南驛均苦也始而官備公車繼而差及車户之車又繼而差及里甲 得與其就求而少民不勝其迫處於是起折乾之倒而後差飽其欲而民緩其死然 國 明之重應此十六 一開民力愈不能交差心益難以壓此國計所以日靈而民生所以日察也為 西甲

	辦官付此風不敢而自息矣
三、國學扶輸社印	

之宋刻龍脯也所藏之善本家肉也老養差足自慰又何用過看門而大嚼乎予日。 也夫已氏日知味者謂拇龍脯不能鼓腹不如豕肉足以放著得以一飽今子所去 此有志藏亦始次第訪求問律知途幸免於冥行偽塩然生平所酷嗜者宋聚本為 一部居相有條理憶年驅雀時從先生長者游得聞其緒論經經文線順知諸書法述 足以荒其志兴喽嗟好書者不少概見而真好與真知者實難其人是必知之真而 固矣更有進馬者推埋洗削之夫雖列市中豚疏撲刀而割目其味以為太養弗若 人知為伯長皆引去予之實盡不及伯長之高而聊以解嘲者在夫己氏之豕肉喻 之風與移分軍賣書相固寺中逢人輔口有能讀得韓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贈 將塞聰敬明仍為七日以前之混沌與抑亦天公憐予使宋之舜假手倉董以破予 最友人為定遠每戲子日昔人伎佛子伎宋刻乎,相與一笑而不能已於传也两午 年之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米拼檔家資悉藏典籍中如蟲之負版混之機盖甲乙 也易牙過而笑其失年矣今于雖爱豕肉不正不食凛然有聖訓存為又何龍脯之 到月と重要に上い 已酉清和鈴次家藏書目告藏放華而嘆蓋嘆乎聚之報而散之易也竭予二十餘 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憫惘然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與李氏殆 述古堂厳書目序 A J'TI'

一之一哂耳江湖散人出所藏皆正定可傳予之畫咸手自點勘疑為後有識者細心 来售而此書偶然在馬得之如後拱壁因感墨汁因緣艱於荣名利禄然世間聚散 年不為有力者相載而去抑或散於點肆酒坊論抨而盡俱未可料總之不滿達人 中。老人懶於檢覓而止耿耿掛胸臆問者五六年。去秋初度有人掃標以數冊敗書 上列張目常春王正月考一書接據詳治收前嘆其絕佳少聞走礼往借已混亂帙 後好之始真然好之既真而不造於真知者各未之見也於卯冬子過雲上輕見架 之樂者竟謂之不知書不足與言可也。 橋開始知其苦志若謂藏書多緒寫本本未足接據此乃假好書之名而無真好書 何常百六處回絳雲一燼圖史之后等於秦灰今吾家所藏不過一毛片羽馬知他 国南方国門えて 173 國學扶輪社印

玄從嗣母其太君葬於鎮西坛門人有欲為先生私諡者濟曰私益者古也先生亦 享年五十有五生於崇禎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壬戌九月十八日無子癸 土即先生九世祖也六傳至曾祖憲臣替於熊始為震澤人祖圖父培真母莊氏其 從父培恤即世所稱靖逸先生也無子以先生嗣先生生而類異甲申之變發情欲 一時有三處士者自以先世宋臣隱不住鄭所南胎以詩有云惟此王氏長世為大宋 次之得若干首續唇書則修而未竟明史十表稿供其半音學則訂定字母原始若 大統伍故蒙歷武漢初日食辨園解三辰孫晷等書詩古文不多作門人姚汝雅編 利瑪寶立法自謂密於中個人其能窺先生獨扶其難而披其部所若有晚庵歷法 図月と重一いたナス 利害無所避居不入城市而嘗衣僧衣走武林中濟於獄時守衛甚嚴先生不願也 干言先生瘦面露盛衣散衣履决踵性落落無所合叩以學治治如决江河與人交 察業專力於學群異端斥良知直以源谷沫四為已任尤嗜天文歷数家高自西人 先生姓王氏名錫蘭字寅旭號晚庵宋服庵先生份後也份孫栗自雪灘逐麻溪元 不以諡為重輕因憶顧亭林先生贈詩有云白雲滿江天高士今何處遂題日高士 死者再投河會有我者不死絕粒之日又不死父母强持之不得已乃復食遂来制 王晓庵先生墓誌 上江戸 濟

gassanti sirs	and the state of t	Shieles bir pringer	or also propriet to the Company		report of annual	on the Marie	
						** *** *** *** *** *** *** *** *** ***	王虎庵先生之墓更書以納諸坐即後之人知為先生墓紫熊採馬。
							へ知為先主基禁惟
							国馬林林科印

日陸折模 神降於華石言於管變所從來非為無故若能貫出明之理絕地天之通而使其鬼 左執碼宮右執鬼中又保無冥漢君之靈起而問罪於子看則予雖遠人非而未必 歸無可疑者特以十載以水海难精熟目治較真順不為為輕以滋生民之感替之 史而作為鬼史此冥報錄之所為著也書云思她古從逆以易云鬼神害盈而福謙 之上則默而已矣司馬俄動輕言住夏侯玄林審筆墨正予之所自托而不敢作人 粤自宣聖以獲職找面而春秋之文止於所起其它如左丘失明處鄉窮愁司馬腐 禮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思神盖子之所載皆作善降祥不善降強與六經之旨同 托之空言以歧名教之防則君子之有樂於此也雖然予則安能予退而老於西湖 刑警齒隻疾往往出順不得志者退而者書以筆削行其彰禪盖手無谷柯不得不 127 127 1 / James | W. L. 1 1 1 不蒙幽謎子故不敢望鬼之董孤而但求免於鬼之崔伯深其亦可矣順治卒且夏 不神則又予之所稱犯而求也雖然孫盛枯頭定關門內人福天刑退之所畏予之 冥報録自序 陸 集

使其中有數人馬恥其所為而從吾所好則為聖賢為仙佛為貴人為高士何不可 然使此干百萬人者歌其勤苦且自悔不鳥歌若盡棄其業而他業馬將京師之大 市技藝市思市烟市能市面首市類笑無非市者街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 者吾情其自少至老日疾為抗喉疾呼而皇皇于道路以死也甚矣市母之可哀也 間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瞻其生生民之所需時為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兵顧 其旦夕之欲耳的謂爲之呼于林獸之呼于山者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 相聞齒不知幾千萬人也不寒暑雨莫不自晨远暮不肯少体抗喉而疾呼以求濟 曼聲高呼誇所挟以求售局任擔員絡釋孔道至于窮墟僻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 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光京師土燥水海其聲噌以吃駕百貨子市者類為 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群惟之鳥知被羽毛之族非多求多葉吃吃馬街其所有急 尤為魔雜沸騰令聽者難為題馬令人入山林者間鳥獸之聲以為是天類適然鳴 鳥之聲聚于林獸之聲聚于山人之聲聚于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挟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 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于物而新于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 月月に国家とと 沙族白

之鳴馬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 京師燈事最級問基間尤多為走馬燈者燈之中必糊堅城以剪盤人物之形名之 之聲有聖人馬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唯殺器凌之患 一僕在市聲也哉嗟乎有鳳凰馬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馬而後可以語百獸 一聲中庭之相沒有聲及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為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 其旦夕之後雖不若市聲之來院然而無聲之聲震于鐘鼓矣甚且暮夜之气憐無 国南文国一え、 者尊且愛馬及是者皆指斥嚴惡害而辱之方其未經剪盤也同馬括耳工燈之工 曰抵括之形不一其為貴人賢人為孝子良将為仙佛美女敗馬科麟之屬者則閱 四靈不至君子所為致恨也若日獻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 徒有是形形一定則不可易人則有形形者愚可明柔可強儿庸可聖賢革消起為 括視天下之人則吾所不敢信也何也括無知而人有知若無為而人有為也且括 宣書簡括之良者傳受人之尊敬而區其档者子之以殷惡數又豈括之避賤惡樂 尊敬擇馬而後為之歟人者括之括固無功罪於其間也議者遂欲齊聖狂一忠佞 公孙樂都降為皂隸可以一成之格限之乎借曰天實為之人無青馬是視造物者 燈括訊 こン|國學扶賴社印

者世故官情久已清其藻鑑又多忽視衛养不肯細尋作者之意譬則馳騎遊山雖 有動心駭目之機亦一往徑過耳而其少于吾者又或才未老學未充閱世未終未 時之人乃能定吾之之斯言似矣而亦有不盡然者夫同時之人貴于吾而號先達 其心以為舍是又無以見志也足下來教欲僕刑正大集而引丁敬禮之言以謂同 諺馬之情而後人不必知也其為言有不可斥陳而託諸說鬼說神說夢之幻後人 詩一文之作讀者皆得以意逆之而知其立言之旨故其人傳而其文亦傳者徒有 孫務闡先德門生故吏思報舊恩跡其生平。有國史以誌其大有年譜以述其該一 到月之重 美十六 之構屑視為不祥之鳴而已矣迁矣哉寒士之者書立言也知其迁而為之者愈多 又不必知也國史之姓氏既成年譜之歲月莫信則舉其年驗寄託之解沈鬱修沒 也其平生有至青至困至痛至感之遇而後人不必知也其胸中有鬱馬勃馬槍馬 古人之元何以必傳勢與位傳之也官尊名高動業素者天下之人知之又有賢子 能得志于天下于凡天下之事僅僅託諸空言一二傳後必且并其空言而忽之何 其文而欲與之偕傳僕知其難矣夫徒有其文者其人未嘗無志于天下而其身不 懂等諸工燈之工且將率天下為枯也爲呼可哉 答錢湘靈書 に一甲

一旦中、コトピアスーラ 楊雄徐渭衛知有桓譚袁宏道哉敬禮之言非為論也僕以為不若自定其文以姑 盡給卷有如是詩而况其他者哉僭為痛加刑削或改竄字句三毫添賴改復烟烟 昏黑抵寒盥水呼燭疾讀大集一過擊節叶絕歡喜欲狂是夕忽識一當代真詩人 **鉱前量之年少宜不殆哉敬禮生三國時古道猶在又遇魏武陳思為知已故其言** 開罷捲歲月輪正午费其光明有異於舊俳個月下讀而喜喜而又讀不知為蛤養 忽添一生平慶快好友即麟洲相遇以來所過從酬唱之蛤公也公許哨拔高寒蒼 能周知吾意之所存若此者雖不為益猶未得摄脱不幸而遇馥前基勝之為練好 之該為定華之該抑為千百世靈心慧眼者所共有共發之詩也公生長楚湘而不 勁靈脱字字從帶悟出交架火東棄等嚼蠟宣数人間煙火光送平定拳之不足以 名高始稱千古文人也哉噫嘻文患不足傳耳果其確然可信千載而下必有知者 云云使生湘靈與僕之時我知其無心而治數也然則丈之傳與不慎直聽之悠悠 **传後世油蜜以為何如** 之運可予是又不然思黎謂子厚放廢而後作為大章乃能自信其必傳安在官尊 與蛤公害 人之狂樂可稱眾醉獨醒然嘗語我欲乘南歸之便裹糧攜節訪某某者而與 ニラ 國學扶輸社印

有人及既至則天地日月為之一我一隐者枯坐其中讀書不報視其貌充然而敗 客之志不教經旬日見有石屋鄉然時山之半。草柏修宴繞其左右心數假謂此中 遊宣客銳然欲夷糧採之寺僧百計相胜曾莫之聽既登蓮某荆棘無路可助而實 我同好者相與證道途較山水則甚萬恨生平未之遇也實客爱害南之雅足山崇 未必返也足迹徧天以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靡弗至者常自言當世更有一人與 一子亦不能來然子能來不能留也實客口第子周覽字內所見畸人甚多然未有超 植木凡两遊馬山之陰别有大嶺横亘千里奇峯插天陰險重延開闢以來未有人 視良久日必為何人乃能至此數客前通姓各隱者日吾久知世間有子一人矣非 屋中為然無即具亦無變具或客肅然進拜只先生其仙子何以能居此也隱者亦為 江陰徐霞客好遠遊每出則告墓祭先因以自祭命妻子環拜永扶而後行示在而 掛二秋一一歸詩篇詩壇近日殊草草短歌吾爱给公好裂開放月星晨愁唱散浮 之論詩嘻此又出楚人下者。草鞋錢安在不若沽酒招定奉。一聽醉後狂言,便足干 國朝文蓮人卷十六 古不須辛苦路伊達徑也謂予不信請為子歌歌曰泉流觀以清山骨瘦而點誰能 雲天地老何時無看依天親茅亭如笠坐兩人朗誦公詩值我醉一聲號醒萬山睡 石屋丈人傳 两年七旬上日

一衛肯吹你實容子吾豈畏死者而可以成叔子。大人聞之建之去。因数息謂實客曰 我為石屋丈人足矣實客喜日今日實客得一師丈人得一弟子矣丈人日子有大 平正以山淺人既或至故舍而去之事實容益敬憬因盡述身之所至諸險怪住勝 客大學山谷為之震動勢將攫噬漸來逼人實客笑曰無以為也汝為石屋先生侍 · 喪糧再來實客不肯去丈人笑 D.吾欲留子.思從者不容耳須臾虎豹出于散海向 一即命矣飲食所以養生何道而能忘之乎。丈人曰。此亦易事然非旦夕可換子姑去 之處必為遊記以示後人此何為者。一病也于能置死生于度外窮高極遠不惜身 身執僕隸之後隱者日吾逃世者流非仙也身既隱矣安用姓名子遇我石屋中呼 一仗地而請可否因疑海內有同好者令乃得諸先生先生仙耶隱耶顧得姓氏諸於 食不水飲澗泉何為所云武夷石屋得非外有古梅一株中有石床可依以棲息者 一去水絕遠不可以及今此地絕無澗泉先生何以久處隱者曰吾二十年不寐不火 命似矣而不能忘飲食裹糧汲谷以資爾驅大病二也實客回名心未忘弟子既得 病二非吾徒也問二病云何可子能忘富貴華妻子如椒張似矣而名心未忘所至 出世外如先生者憶在武夷於窮山中見石屋三极于此地墨相彷彿意頭樂之以 以問隱者隱者隨口答之其應如響欲傲之以所未至不能也於是實客泥首再拜

利不可該成不可聞吾行天下所見唯子。空山學我亦樂與子周旋但水火二卷子 石座丈人去。 一憶隱者教師未幾而病死其後流賊恣機明帝狗馬服革之變江陰被屠其如丈人 僧寺儲水畏糧為一月計再往尋之石屋依然竟失隱者所在居之近月禮盡復返 所必需留亦無益也傾盖之好不能恝然好有以其之可予實客頓首唯命丈人曰 之言而改容子孫無一受我者家容管言書莫奇于易山莫奇于教之黃人其奇于 客曰先生超然世外吾意所讀者必世外奇書若易則夫人習之矣丈人曰子謂天 先人惟基亦孝子之志也震客曰然則先生何以不歸丈人沒然不答是時實客衰 子遊生二十年,遭逢世能避抱遠遊之志遊將安之顧自故以往海字沸騰生人肝 沙子定等日徐霞客天下奇人也石屋先生其奇乃什伯霞客觀其通迹窮山絕飲 下之意尚有奇于易者乎道德五十些曼三藏皆易之糟粕也賢客悚然而别比歸 糧已盡不勝飢渴遂解丈人以歸賴行時請問丈人所讀何萬出示之則周易也假 到明之重

一 食役虎豹類乎种仙者流然先生非仙也崇禎之末主聖臣思君孤黨與無雀處堂 腦途地子之鄉色被禍尤烈歸囑子孫弗戀城市可以幸死子行矣死歸首邱停傍 明祚已盡社稷據與今天子雖神聖終為在小所談恐不克終子天地間幸人也使

	-د
	المحالين المارين
	delegie metro
	No. of Concession
者子故詳記其事令千載而下猶低何向慕想見其人云	nista, israa
請易謂為天下奇盡且以二氏書為易之糟粕可以知其學美非霞客熟能過先生	الإوراج وي
時不可為而託之高隱者也陳同父所傳龍伯康趙次張其人先生始過之故窮年	
又何仁也實名問何以不歸而汝然不答吾意其人必有大痛于心盖英雄思濟世	a in a suite
舉世盡然而先生獨深長之决與感陳禍福抑何智也何盖之交脱霞客子孫于死	2004
上世十二十八十二	اعجين